

集虛齋古文  
返

序記  
碑



集虛齋學古文目錄

還淳方棨如文軒屬藁

同學諸先生閱定



男超然異渠開雕

孫男璧書傳校

卷之七

序

金先生文錄序

陳先生文錄序

課士文鑑序

代

百川先生遺文序

集虛齋學古文

目次

吳竹城先生文序

姜自芸文序

墨汀初刻序

劉萬資文序

程爽林遺文序

葉麗南遺文序

吳協南遺文序

序錢載錫文

儲于賓文序

徐笠山文後序

龔碩果文序

杭大宗文序

蔡桐川文序

蘇耕餘易義序

林於山房制義序

序從子肅然小試帖子

集虛齋學古文

目次二

卷七

金先生文錄序

天懷尚

先士茂製衆矣。余之書而誦亦數矣。踰時歷歲。雍而獨之。則僅有存者。其僅有存者。亦所謂見不使人厭去。不使人思者也。先生文何其使人思而不能去也。始李習之之語。皇甫持正也。以謂足下讀後。漢三國志生熟。何如司馬遷班固書。夫讀之疏數。則詞之高下云爾。然則先生文可知矣。好議論者。頗疑其雜浮屠老子言。夫此特經生藝耳。橫肆旁發。其孰能不波。所取處大苟不瑕瑜掩焉。則釋之矣。惡在求其全。司馬氏不以先黃老廢班氏。不以否正直廢獨于經生藝。求其全而斷斷不可于先生。卽顏魯公得爲完人邪。夫先生之致命遂志。一魯公其雜浮屠老子言。亦一魯公也。往讀先生文。開卷有得。則往往磨丹瀆墨。自是其愚以署紙尾。復釐集虛齋學古文。序。金先生文錄序全。

卷七

次爲三卷。姑巾笥藏之。備遺忘而已。而諸君子謂當公諸來者。昔放翁論註杜詩。須去少陵地位不大遠。乃可下語。余去先生遠而無至極也。石稱丈量。談何容易。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乎。而世樂軟熟。不喜聞生語。投以先生文。有詆爲句。句淡澁。讀不可入耳焉。攸用雕而刻之。諸君子其悔是哉。

陳先生文錄序

韓退之稱盧巖于書無所不讀然止用以資爲詩其稱樊紹述則曰多矣哉古未嘗有也大士于時文也亦云語有之長袖善舞多錢善賈余獨恨大士沈浸卷軸富若生蓄顧不保而用之望古之立言者相角遂而狼藉于所謂時文明珠彈于飛肉其得不復人謂大士智吾不信也雖然大士固可以不恨大士時成學治古文者夥矣魂魄一去遂同秋艸聞又留爲千古笑端而大士區區以科舉之學樊而益新大章短篇可書而誦者數百而不止相提而論所就果孰多大士固可以不恨然余又獨恨大士亦嘗學爲古文其所著大乙山房集穢雜無檢節同辭重句蘊崇不芟往往多可笑者而于時文則才性偏精此何爲者物固莫能兩大與天固集虛齋學古文

陳先生文錄序全

卷七

有所分子與書水者之去而畫火也同能不知獨勝與而不若是則所謂臣之精力盡在此書而其餘遂不免爲衝風之末也吾又以恨科舉之學之賊夫人之子也客曰固也然則何不舉而拉雜摧燒之荀卿子云不獨則不誠不誠則不形夫旣誠而形矣雖戲弄之事如偃師之木偶痾瘻丈人之承蜩魏客之拂棋袁彥道之呼盧委瑣握靛無所可用然皆吟口若日月而況于文乎況于大士之文乎且大士文惟其萬萬不得舉而拉雜摧燒之也此其尤可太息者也向今不遇如浮巧時文墨夕喪可以唾猶泥滓也者彼其拳局剪壓老無所希不竟遺百人而從之固其所耳而又何恨之有客曰善因相與標叙篇目并錄前語識其端

課士文鑑序代

宋之南也。周程之學從而南。子朱子爲之尸。而金絲應和實維先。成公于是成公自洛居婺。且數世矣。婺人士講貫習復遠而益引。如四先生皆其支與流裔也。故世之學者號朱呂然。朱子詳道而略于藝。成公則道與藝兼而同時。陳同甫者以文中之虎起永康。爲左右手。投迹者衆。其流乃及于黃宋。諸公葉水心詩云。隱侯之郡。成公宅詞流。屈注回理窟。爲前言之也。又云。東萊龍川師道起。一時話言猶在耳。爲後言之也。余于成公爲耳孫祇承。

簡書觀察浙東三郡建節樹纛。適在公里。每行部至武成先展墓而後入。及登鐵嶺謁祠堂。指點舊講學處徘徊久之。私念胚胎前光。叨忝至此。卽古人還家上冢衣錦比榮。止復何以相遇。宣布中

集虛齋學古文

課士文鑑序一

卷七

和之暇。諷公遺言。欲舉所謂詞流理窟者。三郡士陶冶而成之。不倣古者鄉大夫之職。以歲時考其藝而與能焉。已於事而竣。則擇其尤雅者。命開雕而名以文鑑。仍先成公賜名舊也。伏維成公文鑑之書尙矣。其時起建隆而斷自中興。以前其文自館庫所藏。下逮縉紳故家所錄。其類門六十有一。其卷百五十。銓次經年。褒以精當。大哉王言。而水心亦謂自古類書未有善于此者。今特三郡諸士耳。程試之文終日而畢。使者從簿書期會。餘皆相其質高下在心。敢謂一經品題。便作佳士乎。而所試又經義。僅居前書六十一之一。原周益公序意。似不得已。聊備門類者。今反以爲一辨香。續古人而似之。不以汰乎。雖然。經義固士羔雁也。託聖人賢人之經。而重以學宮之功。令士旣舍此無由進而

國家文明以止百年于茲理之貫而氣之使則無大小畢浮靡詭以經義限斷王伯厚之稱同甫不云乎如此科舉文字可列于古作者而無愧是亦一經義也今固未得縱言及此姑以所錄者予之鑑使各回光反照磨瑩皎然盡飾之道其行者遠安知不有同甫輩震發其間乎抑文從道中流出于朱子語也使人由文以合道則先成公編文鑑意也二子變而益上有志于文與道俱如所云詞流屈回理窟者乎則此一編竟芻狗棄之可矣

集虛齋學古文

課士文鑑序二

卷七

百川先生遺文序

孰不爲經生爲經生孰不爲經生藝顧如吾家百川先生所爲亦極難耳以文言道世事以凡情證聖解經句史句之不全儒先之理語不堆積而皆監其腦時又脫傳注而得經所以云之意貫乎道而濟乎義爲經生藝如百川亦極難耳然百川幸得一經喀喀然不得至四十以死嗟乎天將以經生藝爲無用邪則宜一聽夫庸音雜體繆種之自爲流傳也者不應生百川以環脅其間以爲有用邪則宜顯百川以縣衆問如十仞之臺聞見見使知所治者不必愈下所獲者亦不必愈多如是卽風氣日上可望然且生之又似妬爲富門之蘭而鋤而去之半用半不用吾烏知造物者意竟如何也吾宗故少爲文章雄伯者前代青峒先生其聲能集虛齋學古文

百川先生遺文序一

卷七

能然好議論者或詆爲西安套獨百川與弟靈臯兩先生文一出而無有遠近人無知與不知望影藉響欽衽讚述甚有評爲跨兩代孤出者吾私獨喜以謂餘名之潤比河九里吾衰宗乃今可拔戟成一隊矣而不幸又弱一介焉悲夫百川著有廣師說及絡緯賦皆直造古人計其他致可傳述者必尙多有然世不傳余亦不論獨論其經生藝宜貴且壽而事謬不然乃若此間呼天而問之然其弟靈臯固亦爲百川文者則又出乎險中旣貴且壽而卻百川死後數十年

天子欽定文選標的當時則百川文列其次爲卽何嘗十仞之臺之懸衆聞者吾又不知造物意竟何如也豈前之天未定而今旣定行定與然則爲經生藝者亦何懼不追百川而從之也旣擇其





吳竹城先生文敘

竹城吳先生未壯以康熙癸卯舉于鄉其試文獨出冠時說者謂使在百年前與鄧黃諸公角之殆未知鹿死誰手而春卿拾材往往遺珠赤水踰二十年僅乃隨常調注蜀之鹽亭令又八年以最晉牧汝州當是時汝州都邑殷負士大夫夫謂可營菟裘老焉而先生菁華未竭褰裳去之錢唐冢宰徐公方開府其地欲爲州人更借一年使君不得也其高致如此方先生舉于鄉也主者幾失之以謂何等腐生而工夫方員爲金百鍊又爲丹九轉乃爾揣摩稱計且耄已及之吾不能如陸公置此一荒莊也賴同校官力爭始得游昇穀不知其年乃甫入立境云少陵稱庾信文章老更成先生文顧未老已成而先是丙辰己未間率以卮言蔓衍修

集虛齋學古文

吳竹城先生文集敘一

卷七

博士之驢券先生自用我法筆墨山立以是與計借竟未敢有以一第恩者然先生固自信一行作吏此事不廢其治蜀似文翁治汝州似楊大年每以文學爲人嚮道子勝斐然有會斯作今先生歸道山四十年矣所爲文故在也如禪家伊字中具三眼如書家永字中有八法如以五寸矩盡天下之方玉聲金色磨瑩皎然如旦晚脫筆研而向所謂博士之驢券則已朝菌蟪蛄掃不見跡矣故曰文章有神豈不信耶先生與先君子爲中表而冢兄之外舅也冢兄之喪先生來哭小子獲侍座隅先生接誘恂恂不以其十五尚孩也而鄙之茶酒內肯爲誦近文數首今班班在集中每一披閱不自知其淚之承睫也因語文孫世培輩使就舊刻益整頓之而旌于思次世培有道而文所謂筆勢翩翩無忝爾祖者庶于

今見之嗚呼先生其不亡矣夫

集虛齋學古文

吳竹城先生文集敘二

卷七

今見之嗚呼先生其不亡矣夫

姜自耘文序

世見有駭不曉事者則靳之曰書生而書生亦自畫也。簾閣據几終日搖膝作蒼蠅聲就視則一卷骯髒時文也。技止是矣。嗚呼書生亦何易言。昌黎書稱鄂州柳中丞爲戎臣師能中機會以取勝然而先之曰閣下書生也。宋韓歐諸公調護兩宮間磊磊軒天地而歐公亦云臣等五六書生夫書生亦何易言。今遇事如毛髮輒戰戰然床下伏莫敢窺左足應者縱破萬卷直靈書蟲耳而況倣精神于浮巧之時文其所謂時文者又率委瑣握齷未脫筆研已化臭腐如是卽奈何以名譽書生然而彼書生且曰衢道者無功吾懼夫舍所爲以爲人而章句之業將益荒蕪而莫之鋤也必若所云則有扶義傲儻而又學爲古文賦詩功繪事善八分書間則

集虛齋學古文

序 姜自耘文序全

卷七

吹竹彈絲習左右馳射寬然不吝一能如吾友姜自耘者其于章句之業宜不知何等而今自耘之文具在不特委瑣握齷輩去而萬里卽試程量于灼然玉舉號爲得國能者亦似可居上坐無與讓何也嗚呼士當爲其犖犖大者方自芸之銳身爲救張公也瀆于死者數矣小書生相與目笑之而自芸意氣自如其視王修之冒難來者何異而於他材能術學又多所博涉區區章句之業卽不經意亦可有託以不腐乃又鏗而不已若是旣使簾閣據几守時文若檣株者不得貌榮名于書生而世亦不得以駭不曉事爲書生靳然而自耘則退自謝墨墨然若并不敢與時文家鬪其捷者嗚呼此真書生也夫

墨汀初刻序

客歲居京師於王簞林太史坐上見山陰徐子笠山文當是時太史方置酒高會余左手把酒而右手披笠山文讀之盡卷因徧贊坐客舉李賀骨重神寒天廟器一語題目之客有言者曰夫賀言則何信之有傳稱賀細瘦苦吟至嘔心乃已骨故重神故寒也然以唐皇諸孫僅得官奉禮生二十七年死矣夫賀言則何信之有余顧謂客相者之舉肥也駑筋緩肉臃色而沙鳴其臭腥螻羶惡一切不忌如小兒市瓜然取肥大焉則已矣彼固謂必如是始稱作金華殿語然世不乏長大瓠肥妄男子而其如張蒼之得去爲丞相者卒未數數然也太史公傳留侯以爲其人計魁梧奇偉至見其圖狀貌如婦人好女味其言亦若賀之云者則賀之云果可

集虛齋學古文

墨汀初刻序全

卷七

非耶且夫太廟中敦璉瑚簋尊彝瑋學諸物維玉及瑤刻而雕之設色刮摩其爲工也多矣然不害其爲骨之重也天帝之所居紫微清都搆以金銀而絡以珠玉九奏萬舞洞心駭目然不害其爲神之寒也何者彼其迹然而神與骨則其所以迹者也昔者陸士龍知之是故驚采絕艷莫先離騷而士龍以爲清絕滔滔謝太傅亦知之是故讀詩讀定命遠猷辰告之文而以爲雅人深致此李賀神骨之說也嗟夫笠山則既知之矣於是坐客稍稍去而余與簞林以笠山文爲下酒物且讀且飲至夜漏下三十刻乃罷今年笠山過余許託末契茶酒內復誦近文數首余因憶昨歲客坐往反語爲疏之以序簡端并寄簞林會當無忘吾兩人且讀且飲各

拊手歎解時也

劉萬資文序

僕舊學西河毛先生。先生間言避人淮陰時事。則自賀得賢主人。賢主人者。山陽劉先生拙安也。毛先生曰。方其變姓名竄淮陰蕭寺中。秘甚而久之。故人頗來茶酒。內前喁後于。不能不一伎癢。適者。遽以此跡之。郡先已被符捕。且下會徙。劉先生家得免。然先生家特三間齋屋耳。又徒壁立一葺。荔墻。且與隣共之。謂爲某下其所懸榻。完衣具。殮墻以外。落然不聞聲。凡日月某得乘間去。蓋先生振人之急。多此類。某聞夏侯勝云。有陰德者。必襲其樂。以及于孫富貴。不足道。意且有以文辭發聲如權文公之於貞孝者。驗行且不遠矣。嗚呼。則今劉君萬資之爲文鳥獲也。無惑焉。萬資者。拙安先生文孫也。萬資凡文中微而制大。當其雄入九軍十盪十決。

集虛齋學古文

序 劉萬資文序一

卷七

虎狼可以肉視。熊羆可以孩撫。然而工乎中微。箴縷繚繚之間。截掇喁喁之郊。螻蛄牛毛。千析百判。能使離婁微睇爲之眼穿。而心死。嘗試卽其言。以想其人。大抵魁梧。邱虛富有腹尺。如漢張蒼。王商一輩。不則郭翁伯之短小。精悍當復似之。而詞條辨鑿。計亦必有連挂五鹿角。摧而退者。去秋之淮上。訪萬資。觀其標格。則一切不然。纖尪懦弱。斤斤謹質。啞鐘不鳴。塵柄攔几。悶然後應。推拍宛轉。然至其孤立行一意。則如守城深堅。非招麾所能來去也。僕固怪賢者不可測。而旣而讀西河撰拙安先生墓碑。有曰。先生與物無競。坦坦去牙角。然遇大事。則嶽不可動。然後知萬資濡染典訓。事事有家法。卽其心小行方。亦無忝爾祖毛先生所述夏侯勝語。端倪略已呈露。傳所謂君子之言信而有徵者也。因爲牽連書之。

以叙其未已之文

集虛齋學古文

序  
劉萬資文序二

卷七

程爽林遺文序

嗚呼。爽林乃僅有遺文乎。余耳剽爽林名日久。往歲克鄉貢於爽林爲同年。生然未數。相見居京師。在城東蕭公祠。一接杯酒。思所以叩會之。又以坐上客滿。不竟談。獨時時從。還章內。讀爽林文。則心醉。庚子歲。聞爽林且病。欲遂逐吾友。徐笠山車後。一披其帷。卒以事牽不果。而爽林竟死。吾聞爽林居家以孝謹聞。而趁人之急甚。已私柳子所謂輕出財力。如索水火者。其有焉。而不逮中壽。余怪之。既而讀其遺文。而後知爽林所以不永年也。嗚呼。人不勝天久矣。徐孝穆有言。白銀難得。黃札易營。事勢使然。毛錐安用。爽林設觀時。變第修業而息之。不則稍從諸公。通假貸。頡頏以取世資。斜飛直上。安往不是。君坐何事。此冷淡生活。切磋不舍。爲卽復雅集。虛齋學古文。

程爽林遺文序

卷七

兼銅吳願從門入。而楚誰別玉。鄭且還珠。但令朱鉉狼藉。便可譁衆取寵。爽林隨手一抹。豈不亦饒爲之然。乃去離塵垢。坐觀衆妙。當其請徵。可鬪霹靂已。而與泪借出水光。帖妥雨洗烟空。忽又無際。讀其文。知其憔悴。專壹與古之仰看屋梁。走入醋瓮者。殆相似也。傳稱違天者不祥。天隨子謂文人抉摘刻削。甚于滯漁。敗者之暴。天物天且致罰焉。是故長吉天東野窮。玉溪生不掛朝籍。以死今吾爽林。乃不幸類是悲夫。雖然。富貴無能磨滅。誰紀子之自著。表表愈偉。昌黎于柳子固言之。世不少諱。乘取寵取勢。斜飛者。形神未離已。如一邱之貉。而爽林一編文。在此心炯炯。向紙背。吾知更千萬年。當亦如鮑家詩。墮土中血碧也。莊生曰。其不祥也。乃其所以爲大祥也。爽林當之矣。



葉麗南遺文敘

余家還淳去新安三百里而近當其壤交有邾魯擊柝之聞秋水時至放溜瞬息不朝駕而夕已極矣以故人民謠俗時得八九卽其間有健于文者名字誰其亦頗耳熟能詳如葉君麗南其一也君少卽受知郡將丁公丁公由玉堂之署出領大郡嚴試童子科把君卷異之七覆教前每變益上因拔冠其曹而君遂爲諸生爲諸生典軍塞旗者數矣曹輩無妒媚者而鄉先生汪棖園視學八閩歸于里中文少許可獨見君作則屢領頤曰此所謂後來出人者也可以爲師矣自是弟子日進著錄者繁數百人經承口指往往蜚英聲騰去論者比君爲文元蕭夫子而君傑然一諸生年且四十餘矣

集虛齋學古文

葉麗南文序一

卷七

憲皇帝御極之元乃始遊于設中方謂此一役也著鞭可致千里而春卿拾才擲置龍馬凡再試又輒報罷君亦遂息漢陰之機歸以扶世導俗爲事思送其餘齒而甲子一終遽返予宅此可爲太息者也嗚呼科舉文敝久矣古之設科有曰翹關曰負米以程其力者而今之科舉文似之宋祖取武人以車軸身毳毳腿爲準格而今之科舉文似之繆種流傳諸生之家法在是有司之尺度亦在是而君獨埽而更之循繩而斷因攢而縫不湣意于法外不滑欲于俗思其進退成規成矩而從容龍虎自若也吾嘗佐學使者權文江左於暗中摸索一識之吾友黃太史際飛知言之選特標舉君與李君芷林程君得莘任君翼聖謂如目之有眉然卻後十年惟任君說經鏗鏗依光日月爲

聖天子嗟重而君與得幸正林竟以孝廉脫老律幸正林猶有筆  
語參錯諸文選樓君猶時時見之而君深自晦匿聲光無所窺尋  
嘗鼎一臠雞蹠未飽此其尤可爲太息者也吾聞君內行敦不侵  
爲然諾嘗爲先人營千年室旣得吉卜矣掘之數仞有槨焉洗視  
無銘識役者欲鋤而去之君曰止益培其馬鬣之封而以石題曰  
古人之墓其不以冥冥墮行而壞人自成如此則所爲文特行已  
外篇耳卽以文君嘗著史論數十篇又嘗傲醉吟擊壤爲詩率胸  
臆間語此科舉文特善者機耳卽以科舉文盈箱積案散布友朋  
間多至不可收拾今存者泰山豪芒耳如是而猶聽其埋于塵昏  
故紙堆中以與世之繆種流傳者同沒則是人阨之天阨之後死  
者又阨之何不祥如是嗚呼此令子儼君所爲介張君純德來抱  
集虛齋學古文

萊蕪南文序二

卷七

遺文而求伸于地下也記有之其先無美而稱之是誣也有善而  
弗知不明也知而勿傳不仁也儼君其免矣而張君子門下士亦  
請文元之有劉太真與乃爲擇其尤者品目之俾付開雕

吳協南遺文序

嗟乎協南奈何而文若是協南不見時亦弋獲者乎其心古井其面正墻其指懸槌宿春聚糧以待至公夫抵皆日月糜爛之餘也然而劉邕嗜痴味比鰓魚周人懷璞出乃鼠腊一歲中發策決科如此等輩率十八九容小異者不過少脩傍邊幅爲土偶人而已矣不習爲吏視已成事協南奈何而文若是太史公曰神大用則竭形神離則死是故嘔心乃已長吉天絕出臍委地子雲驚病協南以經生之藝爲此契鏤膚鑽髮鬚鬢萬變大則鯨擊浦牢小則蝸戰鬪觸每一文出使人撫心病悸其知者猶復怵焉眴日久之乃釋夫神安得不竭形安得不離而死于協南奈何而文若是協南纖危懦弱若不堪羅綺門以內訪訢如也唯謹與人言若唯集虛齋學古文

吳協南遺文序全

卷七

恐傷之者遇先生君子則循璫偃僕其慕也如釣設不見其人視其文有不疑爲鱗胸嘖嘖不可梯接者耶協南奈何而文若是協南將餽其口于四方久之因而歸傷其無以資色養也則病病而遂喀喀然伏以死協南以貧死非以文死也然向使協南鑒時之弋獲者而少下其高易采菱之歌爲延路陽局以諧里耳東塗西抹詎減三五少年縱不獲身處脂膏而餽粥亦有以藉手何至寄食一家村而二豎之入夢也者嗟乎協南奈何而文若是雖然協南之文故在也協南亦可以死矣協南文多竄定無完篇其可繕寫者止于是同席研書者爲釀錢開之而屬友人方黎如爲之序

序錢載錫文

憲皇帝改元之歲余始知載錫錢君時諸士方戰藝曲江余妄從壁上觀決利鈍也私謂錢君文當擅一場玉骨霜齒神峰標映類洗硯湘江削筆衡山之爲之者因卽杵臼間定交如故知云然是役也余言不讎踰四年丙午錢君始充秋賦其充秋賦也文不必勝鬟所見時而得失貿趨乃若是其明年旣以例格子春關自後逐春關者五凡五報罷余雖未得乙卷讀之私揣五試諸文視前時充秋賦者理亦不應盡減而得失貿趨又若是班孟堅謂博懸于投不必在行優者有不遇劣者有僥倖嗚呼其信然邪今錢君行且老矣春關之役遂良其趾意者悟骰子之選格悲屠龍之無用捐棄故伎閉戶著書不則宿春聚糧冠屨帶壑挾許揆勝情理

集虛齋學古文

序錢載錫文一

卷七

謝公展齒放浪家鄉五洩間山謠水詠終吾身焉已矣有來告者曰錢君方治時文下筆不自休月紀星回牛腰成束余固笑而不信也世豈有不思入虎穴得虎子而空置係蹄者乎已來越州聞劍咏及門聲甚厲啓之則文一編發而視之則果錢君自署然後知人言果信又頗怪君何不自喜顧賓賓焉以學此爲手持口誦見之心醉乃不覺入其玄中也語曰家有敝帚享之千金又况所享者非敝帚乎不特非敝帚而已洗硯削筆視二十以往骨益玉齒益霜神峰益標映雖微錢君有不劇于寶刀之曰三摩塗者乎然試持此入春明門應進士舉卽又不知何如也莊子謂百里奚爵祿不入于心故飯牛而牛肥褚先生謂匡鼎數射策不中科其經以不中科故明習則錢君謂邪雖然吾終不願君之爲之君

不見今之賣信貨者乎。辨口嶽嶽，願沈沈，誰耐此冷淡生活者。計且操田甲，辱韃長，孺語辱君，指君之擲，置于春，以爲驗，而正告天下曰：必無獨知則五經掃地矣。君其若之何。

集虛齋學古文

序錢載錫文二

卷七

徐笠山文後序

無不以時文爲詬厲者。余獨謂時文何常之有。不唯帖經時策甲賦律詩之須以決科者而已。東漢圖緯魏晉清言梁陳佛乘南宋道學充類言之皆是也。何者。唯其所尚舉移而從之。枝葉蕃滋。波瀾一揆。亦膏以順時取譽而已矣。則又爲充類而言之。揚子雲之法言也。太元也。訓纂也。州箴也。猶是也。蓋當是時。王巨君專念稽古。凡所興造。若靈臺明堂辟雍井田封爵六筮之制。一切依古經文。而又藏金滕。做大誥爲八書。以比孝經。竄句游心。務合六經之說。而子雲溺于所聞。于是取論語周易倉頡虞箴諸書。得其象之然。以附于劉歆典文章之末。此非時文如何。天物過時者不採。然而圖緯清言佛乘之與道學。雖互有訛議。卒火傳不知其盡。而揚集虛齋學古文。

徐笠山文後序一

卷七

子之書。自侯芭桓譚以洎唐宋間巨子。靡不歛衽讚述。而如中說潛虛且復師效似類。以爲其後世。蓋筮子云一物能化。謂之神。一事能變。謂之知。彼其費精神于此。書篋之外。隱隱雷出。旣自行于可久而造物者報其人之天。亦不忍以器之疑神。使爾然與氣運俱盡。是故各以其盛載之。末年今時文家。而無此人也。今時文家而有此人。則其載之末年者。亦若是已矣。而又何刺譏焉。吾友會稽徐笠山先生才士也。治古文。作爲詩歌高騁。負厲一滌滓。竄而亦全其力于今時文。往余爲之序。竊舉李賀骨重神寒語題目之。今又別幾年矣。深妙奇博。水神玉骨。融爲一味。而向之所爲。寒與重者。已欽其寶。而莫能名。于是先生曰。曩者子故有緒言。今願聞咳唾之音。以幸相某也。嗟夫。余何足以相先生。先生文若是。是揚

春卿緜裘中祕記之傳而衛君之談道也法乘之種智而醍醐正  
在方寸者是爾絲牛毛海濶天高之於道學也夫後世揚子雲  
在此矣余何足以相先生余唯唐世多以前集中集爲名李補闕  
有前集梁敬之序之李遐叔有中集獨孤至之序之然且與之期  
曰他日繼此而作當爲後集古人之爲朋好序其未已之文也固  
勤勤焉不一書而已姑從其例而并舉時文之說疏通之以論夫  
世之以爲詭厲者

晚近世而陳黃輩作菑畬經訓往往博存諸家而文之采色不定

龔碩果文序

今時文制始元延祐定于明洪武十七年以爲宋熙寧法者妄也而熙寧經義要其權輿原經義之設以通經有文采者爲中格不得如明經墨義籠解章句而已然范史謂漢氏之東章句漸疎而多以浮華相尙蓋儒者之風衰焉余嘗持是二說覈論明代時文其憲考以前詞不半紙鬱爲枯腊蓋明經墨義籠解章句之流也華季巧末穢雜無檢則浮華尙章句疎矣就其間冠倫魁能合于通經而有文采者各時時有之然而度骸稱膚復區以別大抵王錢諸公之號爲通經者守一先生之言域進域退不敢掉聲而稍出入于韓柳歐曾筆語以相漑濟則旣文于前世矣積水成淵至晚近世而陳黃輩作菑禽經訓往往博存諸家而文之采色不定

集虛齋學古文

序

龔碩果文序一

卷七

也亦因之墳籍子史流通餽饌一經之士不能獨知其詞則遂謂經生家法毋得有是而愚獨有以折之鄭君朱子於漢宋最爲老師而鄭之箋詩注三禮也况以漢法說以緯書喉中又間作齊語朱子則醇乎醇矣然而呂覽鴻烈荀卿楊子雲諸人書往往求味兼采果如人言是朱子有短垣而自踰之且教猱以升木也此不然說也釋名曰經徑也如徑路之無所不通也徑路之絕而欲效博望鑿空繩行以沙度則黑風吹墮羅刹鬼國也有涂有眡然且畏其限列其資兩足不能以相過則井鼃之不可以語海也若是者皆不爲通經明乎通經之說而經義之中格以否銀手也如斷可以據前人可以程當世綴文之士今綴文之士若錢唐龔君碩果通經者也觀物必造其質記事必提其要表術裡原肇畫終始



杭大宗文序

韓子言左氏浮誇世率指爲譏議余獨嘗疑之韓子方設主客以自况其文之闕且肆不應有譏議一語橫出其間且又配春秋之謹嚴言之而廁于詩之正葩易之奇法之列以爲譏則估屈聳牙亦以譏盤詰之文不從字不順耶然則浮誇意云何蓋先是揚子雲嘗有言矣武問左氏曰品藻夫其品藻也所以爲浮誇也爲其事詞不必一相稱而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有過之毋不及焉爾也微在氏而已蓋依古以來用之龍戰于野載鬼一車易之浮誇也血流標杵羣飲盡殺書之浮誇也周靡子遺之黎魯復周公之字詩之浮誇也明堂之位孔悝之銘禮之浮誇也取其多者言之則左氏之傳春秋焉曩自時厥後莊周得之以博屈原得之以哀相

集虛齋學古文

杭大宗文序一

卷七

如得之以富馬遷得之以貫穿馳騁揚雄得之以沉博絕麗韓得之以奇柳得之以深博無涯涘皆是也而能者得之以治今時文今時文託體乎聖人賢人之經事詞稱則經浮誇宜無所用之然而經一也而有漢之注魏之集解注解之不已而有唐宋人之義疏疏與注解之不已而有宋儒之章句之集註未已也又附益之以精義未已也又附益之以或問語類支流與奮因以曼衍載之則兼兩焚之則煙徹于上夫已浮矣誇矣於治時文者何尤且使治時文者而唯是章句集注轉相寫倣一詞莫贊耶是鈔胥也無以爲也若固使之揚其波窮其枝葉以就一代之制而戰于術藝之場是以浮誇令也而有遺類焉者溺其職矣是故時文則浮誇之圓而杭生其章章尤異者也取道之源自六經又旁羅莊騷太

史子雲相如韓柳文及他可錄用者拓其聲勢溝猶齷儒怪少所  
見得毋有用浮誇爲譏議者夫浮誇之非譏議與時文之體之非  
浮誇不稱吾姑撥不道而第以經生一藝遂得坦坦施施爲左氏  
之博徒與所云佶屈聱牙奇法正葩者方幅齒遇吾庸多矣居干  
石之官積猗頓之財吾知必不與易也遂名其說以爲叙

淵雪之墨妙嚴製之筆精子不足倚爲  
滋辱焉其諸直舉胸臆割無牛鷄一付以不欺之力與則雖見咨

蔡桐川文序

謂僕略不識字與元晏先生之屬何爲而至于僕也謂僕固略識字與卽又未見古之立言者而唇乾口燥日做跬譽無用之言爲之嚆矢也兩皆未有處故凡以今時文見咨序引者閉門而謝之滿街僕固謝之彼固矚之蓋雖吾友亦然雖吾友如蔡君桐川亦然世之不可與莊語如此雖然桐川之命僕則有詞矣以謂子姑爲子序烏計所序之爲何等文乎抑某不知子之序之居何等也者其諸率酬應之爲與女巫男相導人諛人則雖使見咨序引者爲詞賦爲成學治古文其詞賦升賈誼堂入相如室其古文有淵雲之墨妙嚴樂之筆精子不足倚爲重也人將謂不潔淋頭子滋辱焉其諸直舉胸臆割無半鷄一付以不欺之力與則雖見咨集虛齋學古文

蔡桐川文序一

卷七

序引者况而每下怪辨增說桓園子牟之所肄街談巷語負鼓盲翁之所作經其鑪鞴朽枿可蒸爲芝菌敗素可化爲齋紫虎狼可言仁螻蟻可言道也而况于今時文乎夫以今時文之浮巧必躋之謂可包劉越羸探局情孔思以得不傳之學此承奉者之所以爲玩戲某不願得之于子也其或平心察之見有不謬聖人不從流俗不守滯文而鮮元義不尙浮華而踈章句不偈矩以改錯亦不作繭以自裹則承之庸之而因爲一言以張之某則得矣子亦未爲失也且子亦嘗試嚆嚆第其文之居何等乎而遽與世抹撥乎僕無詞以對乃爲發而視之疾讀而知其處一日三復又不能已則曰吾過矣吾過矣夫旣自知之而言之矣此賈馬之博徒而嚴樂淵雲之寄位也以今時文相齒且不可知致曰浮巧乎如是

而序之則仍非序今時文也僕猶恐一序之愆桐川也

唐分進士明經為兩科而今乃一之求進士者非明經無由至是

故舉子曰經生舉文曰經義尊經也然自以經生為經義往往不

知經每三年大比上書經義五事實其業而於文在于

次而徵價其為經者亦不可不察也而于所各占之一經則屢

不及間有之文者亦前公鑿證脫離定此何為者也吾蓋學庸

經之完轄出寸者故其所以制輪也其所以制輪也乃義舉不

六寸之輪與寸輪之好且其為之藏符製乘之而孤寺此暗則都

寸者將亡柱之門也而巳矣為收用是故不架于經節其所義而

書文亦必懷空而感有似獨強而語未絕于口吾言二見其枯焉教

燥不可變通出燒其絲耕餘充主教半將余曾及其四書文以行

蘇耕餘易義序

唐分進士明經爲兩科而今乃一之求進士者非明經無出至是故舉子曰經生舉文曰經義尊經也然而以經生爲經義往往不知經每三年大比士苟在甲乙伍中爭槩其所業四書文旌于思次而徵價焉爲選事者亦更相題表而于所各占之一經則屢齒不及間有之又率指前公羹盃脫權槌此何爲者也語孟學庸諸經之筦轄也寸轄故可以制輪今以其可以制輪也乃遂舉六尺六寸之輪與夫輪之所具三材之職胥裂棄之而孤持此轄則徑寸者特亡牡之門鑰而已矣焉攸用是故不深于經卽其所業四書文亦必懷空抱虛有似掬瓢而語未絕于口吾已見其枯腐熬燥不可饗邇也姚江蘇耕餘先生數年前余曾叙其四書文以行集虛齋學古文

蘇耕餘易義序一

卷七

捫言鈔義演暢微妙當是時余固卜爲選于易者蓋班氏云孔子晚而好易程子謂知易者莫如孟子大學中庸則陸農師所稱孔氏遺書而胡氏以爲孟子之倫也傳孔孟之語而於孔孟之所知而好者猶影響則傳孔孟之語胡得焉所謂數典而忘其祖也得其所知而好焉者而代之言則演暢微妙筆自落紙而非我使所謂修母以致其子也余之所以爲先生卜也今年冬先生果郵易義來由詞以得意觀象以明理指趣淵確燭籠無障豈君家和仲所云闍東九師新得妙者邪於是先生遂復以序請余曰今日適越而昔至執戈之前雖微請固將爲之抑余亦願竊有請也班氏志六莖而以易爲之原選于易者豈獨爲四子書闡突奧而已心地馳騁發揮旁通五學更用亦當有輻湊並進者余以所見前代

治易家如守溪震川方城諸公于他經類能以餘波溢爲之而探  
微證冥一一與易義及四書文相表裏先生尙有意乎則余願  
筆和墨復以叙先生如初

震澤齋古文

蘇耕餘易義序二

卷七

儲于賓文序

文曷嘗有古今自我心極爲之宰匠盡其變則皆應三光五音吸  
英叔怪麗之氣狀而有之長吉七歲賦高軒樂天九齡識聲韻  
羹者謂是天上人愚意此特如今日黃小了解瑟偶能綴時文驚  
其長老耳何則詩賦者唐之時文也且人亦知今時文之自出乎  
謂自甲賦也律詩也猶後也經莫大于易而乾坤易簡宛轉相承  
日月往來隔行懸合壹似爲八股物始然則今時文體所從來遠  
矣今試取兔園冊子人口相傳以熟者如昌黎原毀如東坡刑賞  
論皆相其質去今時文復遠幾里而健于文者就此中鋪陳排比  
研練精切庸渠非翰苑集之支與流裔其有擺去拘束偏轅聽駛  
則亦學習之以雄詞遠致矯儷偶者例也謂余不信請質之儲

集虛齋學古文

序 儲于賓文序一

卷七

先生先生真想在襟書味在胸緬幅道義證鄉今故作爲文章服  
備衆體油然不形而神去肉而以其消饋昔者毛公說詩謂君子  
有九能可以爲卿大夫蓋建邦能命龜也田能施命也作器能銘  
也使能造命也升高能賦也師旅能誓也山川能說也喪紀能誄  
也祭祀能語也先生用進士高等敷歷中外裒然列卿大夫九者  
德音其所自有而卽今時文一編此九者亦色色有之雖然先生  
則豈故爲此先生自治今時文耳聖有經賢有傳文有律篇有題  
恭坐盼睞操盈尺之紙石墨相著如親承古聖賢人之聲歎其側  
而命之曰吾欲云云卽復把筆云云法不孤起仗境方生審則宜  
類其有與九能相當者則各鼓舞而徇其呼吸而先生之治今時  
文自如也故曰辨其由來知波瀾莫一然則安自菲薄漸腐鼠之

滋味謂時文法如是足者願其一過先生坐自貴大哆雕蟲之小  
技排擗時文不得齒叙者亦願其一過先生先生母意亦懸諸國  
門乎吾老矣項枕臥語且一年于此然而熟處難忘魂魄猶戀得  
在下風尚將倚爲妙言要道之發使陽氣見于眉宇也

集虛齋學古文

儲于賓文序二

卷七



宇出



集虛齋學古文目錄

還淳方棨如文輶屬藁

同學諸先生闕定

男超然異渠開雕

曾孫疇耘谷校

卷之八

序

賀兩浙榷使御史中丞謝公序

代

吳尺鳧五十壽序

徐笠山夫婦雙壽序

同學王君七十初度序

集虛齋學古文

目次一

史拙圃夫婦七十雙壽序

卷八

張母李太君八秩序

賀嚴母朱太君五十生日序

邵母鄭太君五十壽序

邵翁泉若八十壽序

宗人維章八十壽序

家從名卿五十壽序

族諸母王少君六十壽序

范鶴亭六十壽序

賀兩浙鹽使御史中丞謝公序 代汪廷尉

王者用天分地計本量委而鹽筴興魏邢巒所謂善治民者役養生息以成其性命濟軍國而利不在已是也其來蓋數千年至近世而其利博其任也彌重既幹于權司而復有巡院領之其官率以繡衣直指充其報政則瓜往瓜代計日而置其課最則遷欠往往列于九卿上乃至輔相

國朝任浙使若相國李公鄴園侍郎成公愚崑其較著也顧未有竟以御史臺率領者有之自勿亭謝公始蓋古者山海之藏屬少府而大中丞之于少府亦以支屬焉以故唐開元中如姜師度強循檢校鹽課皆攝御史中丞以往而天下財賦仰東南沽較東南鹽筴一十分財賦之五非得一職任雄峻知大體有幹實者正色集虛齋學古文 序 賀中丞謝公序一

卷八

以率之即勢有所左右而衡不平於是

天子初改元移公自山左開府視淮鹽政成者久之則又

命移兩浙蓋積素飛霜惟公始稱也而下連吳會上窮信歛旁帶故鄣大抵皆拜公賜矣公爲人初不坐作聲價而青冥無梯關節不到遇事絲髮糜沸眼手如斷而猶視其後者而鞭之故多多益辦在淮也部使者按事至淮命綱商手占諸所達賄獨于公不能名一錢而院使有經費錢滿歲例許支萬緡公踰年僅食三之一而節餘以留運庫

上嘉之故事行部按掣掣一日則三日休休卽陳百戲取酒張坐飲歌呼以節勞遂公曰是何爲者朱墨勾稽起辰終酉極辦不倦率他人嘗兩月畢者公以兼旬了之浙鹽額下于淮而私販者乃

反倍自宋乾道以來患之今日日以甚則約車騎瀕海處所廉  
之爲闢其亭戶十五五立符以相檢括益厲汎兵與俱上下梟  
則衰止矣而前引以院使更替積至八萬以上公疏請行帶銷法  
俾商賈之已納官者仍許行其引力得紓焉說者謂公備有清慎  
勤三善而余獨欲以誠之一言蔽之余見若媿媿廉謹者矣懸牛  
頭賣馬脯孔語而跣行耳不則清刻矜已濕薪求下白傳行張平  
叔制詞所謂計能析秋豪吏畏如夏日而東坡讀之以爲必小人  
者此也又其甚者張虛數以罔上杜懿增西陵之格魏顯後大府  
之充其術如狙公賦芋聽之可喜而生東沒西二五歸十君子羞  
之公脩其胸中之誠洞然渾朴軒豁呈露是故清不必畱犢產慎  
不必數馬尾勤不必代庖宰近人情達國體於唐也爲劉晏于宋  
集虛齋學古文

賀中丞謝公序二

卷八

也爲陳恕于

國朝也爲李相國爲成侍郎使得如公數十人落落參錯天下方  
伯問爲

天子底慎財賦張理綱紀則食氣大和立躋仁壽其爲益豈特鹽  
筴一事已也余官京師然家于楚而枌榆之社在欽州欽地資兩  
浙牢盆乃淮之鹽又被楚先後皆庇公宇下故知公詳而適會浙  
商人之謁而請也故并言之上爲  
天子得人賀而下以頌其私

吳尺鳧五十壽序

天有所分子齒角翼足一成一戲獨于吾友吳尺鳧先生似不可控搏然間私擬議以爲先生唇舌似樓君卿雅量高致似周公瑾急人甚于己私似朱家劇孟鑿法書好畫洎古鍾鼎尊罍之屬似黃伯思裴孝源呂與叔馮几省事而口占書數百封各有意似陳孟公古人所歎難測非復一事者也而藝學蔚然賦體傳江鮑爲文師法柳子厚詞曲從容秦七黃九實甫漢卿間而其冠倫魁能上揜群雅者則尤在詩余交先生蓋歲之辛巳當是時余年已向立顧常挾兔園冊子而先生則日從西河竹垞諸尊宿湖上與朱贊皇高棅客顧俠君王露潛及君家寶唾輩戰詩壇旗鼓往往烹幹健嘔咀唯詰盤坐客或塵尾墮落而先生羽力逸致猶飲石梁

集虛齋學古文

序 吳尺鳧壽序

卷八

今距且三十年所矣四遠之士耳剽先生詩日久或頗驚疑李德林天上人或又謂陽五古賢人耳初不知其並世其知者卽又疑先生才名三十年計當齒危髮秀諄諄八九十人者而先生緣舟未換紫石有稜蓋至今始開五十嗟夫先生蔚然藝學已如此此五十年中上當爲

天子陳泰階六符次當託于屬車賦上林甘泉校獵之勝下猶當爲外郡作中和樂職宣布詩以風衆庶顧都不可得獨廿年以往一試詩

行在所尙書給筆札將遣會諸儒石渠而先生眷然衰親續曾氏歸耕之操自時厥後蘭欲茂而秋風敗之猛獸奇鬼曾是不意當此鞠臚上壽餐錢法酒遲賜大官而僅僅與三兄弟如吾輩之

昇。栖。棘。者。轟。文。字。之。飲。奠。爾。汝。之。歌。此。可。爲。太。息。也。雖。然。曹。公。有。言。五。十。未。名。爲。老。荀。卿。五。十。始。遊。學。高。適。五。十。始。賦。詩。矣。晨。補。更。都。可。自。託。不。腐。矧。先。生。蔚。然。藝。學。已。如。此。和。其。聲。以。鳴。國。家。之。盛。亦。直。須。時。耳。先。生。復。何。恨。且。借。令。先。生。有。天。幸。當。三。五。少。年。時。輒。已。運。收。科。第。西。清。東。觀。遙。羽。鵷。鷺。才。故。未。易。多。有。詐。然。而。執。掌。出。入。繫。而。不。得。騁。勢。難。復。羅。絡。旁。午。以。大。斲。于。詞。卽。有。之。亦。未。必。遽。上。揜。羣。雅。冠。倫。魁。能。如。今。日。然。且。壽。域。方。開。座。上。客。滿。顧。視。吾。輩。二。三。兄。弟。竟。在。何。許。送。鉤。射。覆。邈。若。山。河。屬。音。賦。韻。幾。離。寒。暑。政。恐。偶。一。念。至。亦。有。飲。未。一。斗。而。醉。二。參。者。其。于。今。日。歡。樂。之。趣。又。當。何。如。也。

集虛齋學古文

吳尺鬼壽序二

卷八

徐笠山先生夫婦雙壽序

不見吾笠山久矣。往者傲居武林，一渡江訪笠山墨汀，留數日，辭去。笠山拏舟送余，延緣葦間，夜參半，聞江風送潮聲，支港皆倒流，舟屹屹不可醫。余與笠山坐孤燈，跌宕文史，歌笑波瀾，兩岬宿鳥，皆驚起，遲明達江岬，則又淋漓酣嬉。至日，西方莫乃罷，偶一念至，如彈指頃，而忽忽餘二十年。所余開歲七十，笠山于今年已舉六十觴矣。嗟夫，年之不可把翫如此，然且動如參商，濶焉聞問，昔別是何處相逢，皆老夫。今皆老夫矣，乃復并相逢，漸之乎。天乎，人乎，抑天于笠山有不可解者，始余序笠山文以行也，私獨念與衆殊，技固孤，是求持方枘，欲入員鑿，得乎探驪珠于龍眠，有田父者出，則取石來煨之矣。若之何，然笠山年四十竟舉于鄉，踰十年，又舉

集虛齋學古文

笠山夫婦雙壽序

卷八

于禮部文一出，無不低頭拜東野者。其後數年，制科開人，或以笠山名上，余私獨念是役也，殆可以遠無經生之家法，無有司之尺，庚擺脫韁柱，不主故常，以今之世，不肖循諸生帖帖，宜無先笠山者而事，乃大謬。李將軍有言，豈吾相不當侯邪，且固命也。然吾聞笠山自喜益甚，紙筆和墨，率夜漏上四十刻，乃就寢。有齊年者，媿氏先笠山一月，稱六十矣。蟹筐蠶績，與相對望，彷彿陳臨川媿氏以刺字正文，限時蓋其夫婦間雅量高致，胸各吞雲夢八九，前塵影事，隙光野馬，而吾輩乃始屑屑焉爲之排珥耳。叫闥，固是何異，猜意鴟雛以腐鼠仰而視之，曰嚇也。雖微笠山，卽媿氏方當笑之。雖然，風雨如晦，鷄鳴不已，君子之志也。天下之寶當爲天下惜之，朋友之義也。謂是語爲轉喉觸諱，不應使痛定人思當痛者，非知

我笠山者也。笠山近頗溷于醫時時挑長柄葫蘆與科頭拍祖者爭道將戲邪抑將恐富貴神仙蹉跎兩失邪不遇異人當得異書倘有方焉可以却老者幸密以餉余毋徒效鹿門採藥故事攜妻子火馳不顧也。

集虛齋學古文

笠山夫婦戲壽序二

卷八

同學王君七十初度序

新相知樂乎見若結客少年場者矣。一而金蘭著錄無慮數百人。以上然口血未乾他日劇駭岐旁交一臂則已不知何人。其或東閣難窺謁者如鬼卽見不過問無恙而止久乃走一介報謁主人。方布席出延客則滅矣失矣車已駢之矣又其甚者始冀假之羽毛爭託末契養翻未成遂復彎弓而射羿薄俗人面何所不有樂乎其無足樂也有味哉彭澤之賦歸去來也請息交以絕遊悅親戚之情話余志焉凡四方倒屣之迎高軒之過率謝弗與通惟是里中二三兄弟不在東阡在北陌往往踰閭而語移日然後相去暇則舉一尊以屬如德操龐公不知何者是主也而王君常爲祭酒嗟夫余與君同里閭少又同席研書同爲邑諸生一歲中月書集虛齋學古文

同學王君初度序一

卷八

季考暨學使者中年考校之役先偏後伍左祛而右翼也槐花黃舉子忙躑躅于寒廡冷席中前者唱喁隨者唱于也當是時兩人意氣盛各自命雲龍駸駸一日天地設有談鹿豕之聚黃鵠之歸故鄉若今日爲者則且唾而不顧然其後余以事牽南轅北轍者十餘年收名魂魄生還偶遂而君亦連枉有司賈用不售徒以經明行脩列鐘鏞於東序往再到今蓋已七十矣與長孺共一老秃翁撞撞息機無所可用乃復尋鷗盟寫燕笑所謂強顏耳回視洛社故事豈真可同日語雖然莊生不云大塊俟我以老夫老天之所爲也夫佚非獨天之所爲也有如日暮途遠倒行而逆施之則不得佚有如爲夸毘子磬折忘歸爲矍鑠翁顧盼可用走挈馬兔集摩燕鳥則不得佚卽不若是而有如被裘拾穗蹠躡而鑿于井



者卽又不得佚三家之村一闌之市酒熟孤斟善談無折卽又胥  
不得佚惟天引佚惟人克自適佚如君與余者不差樂邪抑余獨  
自有愧也君於余蓋五年以長飲啖兼數人日尙鈎校簿書可重  
趺走百里而余昏忘不可受策一至三坐一飯三遺矢矣君冀缺  
賔敬垂五十年而余則東琴久隻彈矣君有諸孫吳臺鵠起子二  
惠彌競爽也而余則半屬景升豚犬矣每飲酒之飢相引爲曹自  
顧體中真慙憤憤而君不鄙謂余謬許如驂之靳卽又何也其諸  
縑不比素五交三疊君亦有概於中而然者邪然則今日舉君之  
觴爲無算爵致辭宜無先余者卽宜無先此語者雖然循首迄尾  
求所爲越巫之祝不得也以世眼觀或有啞其笑者矣

史拙圃夫婦七十雙壽序

不知承奉者以爾爲玩戲。范魯公語也。吾嘗謂今世頌禱之詞以之天保九如。既醉五福。馬頭墜面。信手卽拈。其言欺謾不儼。犬率如祝。固史歸取媚酒食耳。而受者公拜之。以爲賓榮雲屏六曲。繡其鞶。悅有某甲徵言。則又移而從之矣。以是絕不爲。三年留越。獨嘗一壽吾友笠山先生。及其妃。然皆呼嗟契濶。無半詞似史巫紛若者。語未既。劉生行皆從。旁抄答曰。若是則先生既爲之矣。又言絕不爲。何也。且物各有疇。先生又惡知吾越。不更有翁若媪如笠山先生其人乎。卽何惜更一言以張之。往者公漢史先生之病于酒也。風痺客膠。不得前渡者彌日。巧匠縮手矣。有子曰拙圃。呼天而籲。之不應。則跪而吮其陰。決之使導。久乃溺如故。此其視暗集虛齋學古文序

史拙圃夫婦雙壽序一

卷八

癯色難者。何如卽以視入子舍。滌廁。膾者。又何如也。嘗夜行清道橋。聞阨巷中哭極哀。排闥叩之。則婦方與夫持訣將去。帷以完其父所故。通顧猶不滿五十金者。靈然曰。孝子毋苦。遲明吾乞汝了之。不以貸書也。遂爲夫婦如初。質仁秉義。內外瞻舉。大者如是。細可略也。今且七十所矣。其亦足當先生壽否。垂末也。請更言其配公漢先生。旣棄養。有棺在。存堂拙圃。偶取急。他出。融風忽作。變攸從之。撲火者如堵。牆而進。然頗旁緣爲。姦無出死力者。其配沈太君。連擲茵衣。號于衆。能徙櫬。卽且日子百金。諾聲雷。鳴得舉之火。所不燃。以兔是夕。微太君事幾殆。左拙圃挈馬兔走。吳楚燕趙間也。犬君持門戶。嘗數其環瑱。爲史氏大宗之鰥居者。謀媿寡妻弱孩。粹求冗需。倚若左右手。年今已七十。視拙圃。蓋先一飯也。然每

值父母及舅姑忌日猶兒啼云女知莫如婦男知莫如夫二美具矣卽從笠山先生翁媪例書之孰當以欺謾不離者尤先生乎而乃拘拘爲先生來主叢山生徒中有曰廷蘭曰芳樞者嘗許爲後來之秀矣皆拙圃之積水生焉者也而忘諸乎余曰信若是是可  
以書矣古人爲羣拜紀今余乃并元伯輩交之而劉生君子也君子有信固宜張大其事以旌善人破崖岸爲之以醜世之承奉者

集虛齋學古文

史拙圃夫婦雙壽序

卷八

張母李太君八秩序

吾來叢山爲諸生商略文筆頡頏之如魚鳥莫適主也而張生百斯奕奕常在前生體弱不堪羅綺罷血下肺歲一二行而說經者帖帖滿下坐分明指畫刺促不休吾每勸其謝遣生徒以節勞逸生唯唯然卒不遣也曰某豈區區糜此束脩乎忍不能舍邪然未免于此此軼深井里所謂旦夕得甘脆可以養親者也蓋母氏篤老以今茲九旻之暮登八十矣察其色似重負者于是遂言曰母年十九歸先君子耐亭公先君子以歲之食貧也餬其口于四方而王父母在堂柔色之溫旣付母氏卽其他祭尸饗賓男禮女費下至米鹽精粹舉一弱女子肩之何有何亡一歲間質錢之帖多如束筭往往母氏鏡奩中物也先君子旣倦而歸生計亦庸可集虛齋學古文

李太君八秩序一

卷八

業有兩婦以特豚饋矣某方謂月教星替母氏庶今可弛負擔以惜餘年而不幸先兄無祿卽世母氏悽愴傷懷者久之痛旣定而先君子又棄人間事矣先君子于時蓋耄已及母氏年亦餘七十於禮慳衰麻在身然春秋窳窳凡百雜碎猶苦相料理一如鬻者喪王父母時不一責之某徒以其喀喀然善病不欲令創鉅痛深更躬是瘁也其愛憐也如是某嘗謂父母德均罔極顧母氏之勞苦倍焉不惟推燥就濕絕甘分苦而已終日無外事故亦無他腸魂魄所戀此一塊肉耳故曰父之親子也親賢而下無能母之親子也賢則親之無能則憐之嗚呼其有不然而與馬齒加長矣名場坦率玉幾獻足幾朋旣不能使馮親入舍以涓塵報滄海之慈而衍衍家食有母尸饗而坐享之乎是大豕也夫何敢言已再拜方

子曰賢哉母非此母不生此子于是乃觀子之志矣四牡卒章獨曰將母來諗說者謂人之思恒思親者再言將母亦其情也又况有母如若母乎抑子則何負之有知以善養不知以祿養尹母之所以命其子也子亦猶循尹母之教也二鍾三釜時來則爲吾安知馮親入舍不卽在簾曉聞乎子姑歸以吾言爲若母壽審鞞鞠膺率子姓跪起如禮而高第弟子亦以次登堂列拜闕宮頌壽母之章樂府賔王姑之句宣城絳帳扶風絳帳前後堂相掩映亦有足樂乎其無足樂也子歸矣

集虛齋學古文

李太君八秩序二

賀嚴母朱太君五十生日序

往儼居會城諸生時來說經鏗鏗然而嚴生季傳偕其弟十區實  
爲都講一日語季傳吾讀詩而疑矣生日復奚疑日子不讀易乎  
陰雖有美舍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然而詩首二南周南十一篇  
自兔置麟趾外皆婦人詩也而序二詩者猶以爲關雎之化行召  
南十二篇其不及婦人者甘棠耳羔羊耳騶虞耳而序羔羊者猶  
以爲鵲巢之功序騶虞者亦以爲鵲巢之應諸變詩固不暇論至  
如思齊序文王所以聖也而發首一章獨陳陰教生民尊祖也而  
言后稷生于姜嫄顧無一語及帝嘗魯頌之閟宮亦云吁此何爲  
者然則無說乎曰有之則仍以易說之易言無成也然而又曰代  
有終是故坤至柔而動也剛柔也該無成剛也故代有終夫言豈

集虛齋學古文

賀嚴母生日序

卷八

一端而已謀及婦人傳所諱也泥若說則符堅之佛婦言不必敗  
許允之從婦言不必免矣婦從夫放月紀也泥若說則齊姜之醉  
公子而遣之爲晨牝矣從子者三從之一也泥若說則公父文伯  
之母當下機而休其蠶織矣無境外之志孟母訓也泥若說則譙  
國之懷集百越平陽之身叅佐命將爲臬而爲鴟矣巨夫遭之有  
隻與耦也處之有艱與易也有單有兼者才也有奇有純者德也  
當夫三陽失位屯如遭如摧如愁如惴惴乎幾不顧其後而其家  
又不宜不有後則天且從以女士假手于才全德長者祝而代  
之俾之爲婦爲母未已也而又爲父爲師爲保傅以潰子成而及  
其成也小往大來受茲介福若舉倍稱息然故曰誰謂荼苦其甘  
如薺言已嚴生誠然改貌曰甚矣先生之言之有似吾母也雖然

茶則有之。夫安見其齋。蓋母氏朱錢唐之著戴也。歸先君子爲繼室。未十載而稱未亡人。自先君子在時。耽書玩古。不掛餘事。而祖母王太夫人倦于勤。碩夥纖屑。一切倚母氏治。辦母治之。給以敏。亦整以暇。細大之義。得其中。在昌之失恃也。瞳焉如犢。無能往來。賴母氏以鵲鳩之德。覆之始成。骨髓。顧方舞勺。而先君子又見背矣。當是時。弟璵生數歲。母氏煢煢。其行貞比清臺。利無丹穴。牽蘿補苴。劉薦。割柱。斥匱中物。不瞻則女工之煩。緝飲之其子。諸孤愛之甚然。所習有業。必督之中。員程璵。既就外傳。凡羊車竹馬之戲。遊不令近也。以是昌兄弟得方幅。齒遇。然則母氏之事先君子。爲名孝廉也。固也。其妻道也。于昌兄弟則母也。而父若師矣。其于昌。又非直父若師而已。舉禮所謂慈母保母者。悉以身肩而併焉。

集虛齋學古文

序 賀嚴母生日序二

卷八

故曰茶則有之。昌年入立境。璵亦行弱而冠矣。頻頻驚斯。不能效。鮮餉以媯朝夕。顧長以尸饗。累母氏何薺之足。云余曰。橄之味也。回蔗之境也。漸生其少安。無躁絮白華之養。以俟之。報其人之天。自有造物者在。母夢夢視也。是日罷講生。若有不釋然者。蓋歲爲康熙辛丑。後四年而十區充鄉試。又五年季傳繼之。明年胥成進士。十區遂排金門上玉堂。季傳試爲吏。飲江西水去。又明年太夫人柏舟之操。應旌格。

天子將表厥宅里焉。而會修小史外史之掌。載筆者取桓發行義書之方以達。

乙覽於是。太夫人始稱老季。傳恪居官次。不遑將母。而十區則假沐歸。率家人列拜上壽。錦韜象軸。玳首金葩。芋酒之賀。門巷闐咽。

而屬余言張之屏余謂某之壽久夫人前此矣知雖在君子之後  
然茶甘如馨頗亦有微生不情饗者鏗鏗說經時乎今日飲酒之  
飲工且登歌願勿以教坊致語勞太夫人聽惟是房中之樂本后  
夫人所諷誦以事其君子者而與四方賓燕則亦有之爲我舉關  
雎鵲巢諸什芬芳送之而亂以閨宮之詩之所云令妻壽母者則  
庶幾歌詩必類而易之所謂黃裳元吉也因復蟬聯前語爲門右  
之獻

集虛齋學古文

賀嚴母生日序三

卷八



邵母鄭太君五十壽敘

變風自邶鄘始邶之章首相卅邶之意亦首相卅兩相卅皆婦人詩也其作者皆有憂思觀閔既多不諒人只來之坎坎情見乎詞而此則曰匪石不可轉彼則曰之死矢靡他琨玉秋霜凜乎比質嗟夫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乃竟于婦人得之聖人所以次之二南而著爲變風始蓋悲其無閔睚鵲巢之遇而不貳其操變之可正則猶是志也甚矣邵母鄭太君之淑也太君令姓聞家四教之法度旣嫻於是齋奠牖下祭以成之而歸我伯先邵先生諸所爲順舅姑和室人以當于夫者金春玉應如樂之無所不諧而入鍾入細承副外內下至井臼亦親操先生用是得窮年膏晷黃聲庠序間旣懽合成子姓矣方謂妾作博山君如磐石執手偕集虛齋學古文

邵母鄭太君壽序一

卷八

老鼎鼎百年然乃繁華將茂秋風悴之先生行方出門而車軸已折噫嘻亦酷矣方是時太君婆婆無復生意而顧鄰下藐諸孤玉雪可念門戶單薄又凡百無可代置者爾乃封情忍思和丸畫荻常自教兒至于式穀似之有婦執筭以粟粟段修見太君始一啟齒意自今以往得有所藉手弛于負擔矣而天未悔禍又并其嗣君奪之埋玉樹著土中此則栢舟詩人所未觀之閔而天只不諒一至于斯極也且夫昌黎之悲家難也形單影隻兩世一身其言絕痛然以今方之則并兩世之一身不可得晝夜之哭兼夫敬姜而別鵲分鸞姑婦間自相響答然且習坎入坎矢來無鄉以常情處之詎天而呼慮無不怠若事者而太君安之董茶如飴不徒葵藿已而揆突波濤天空水帖一歲中好時之田每加于舊薄吏無

登堂者而尸祭賓饗式禮莫嘗遇三邨有恩紉施不望報往不責  
來人歎伯先生爲不亡而古詩有云健婦持門戶自勝一丈夫  
似是爲太君道然則使太君處秦其築臺必曰懷清使處漢其顯  
閭必曰行義使處唐其標闕必曰節婦里今年且艾矣旌已及格  
異時太史採風上之

朝壇宇坊表麗九達之衢金石刻畫爛然輝映吾知觀者必歎息  
泣下將與南朝憲英閭闕危險者相對望也余宿景高義而絲蘿  
之附叅及孫枝其知之也甚詳因爲纒契訂之成說作親戚之情  
話設悅之辰使人誦于其側太君一一而聽之其亦破涕爲笑油  
然進三爵也夫

集虛齋學古文

邨母鄭太君壽序二

卷八

邵翁泉若八十壽序

日月煎人忽忽不自覺而老已及之矣。余今者是也。卒花着眼視  
隔襤褸人有語掖耳而聽之。仍如牀下蟻鬪十指苦懸槎溪山勝  
處欣然規往。目視而兩脚不隨。維食與眠差有天幸。然亦恃粥耳。  
閉口軟嚼一筵之饌。食不能二三。日入甫三商。便思一味着黑子  
矣。寧甚矣。愆如聞大江以南。數相知與余齊齒者。皆神明殊勝。而  
卽同里閭。有視余五年以長。或差長一歲。其疆壯蚤氣不止十倍。  
如余而余獨老且憊。一彼一此。往往對客舉似。旣以自歎。且志健  
羨也。客曰。君言如此。倘見邵翁泉若者。不益難爲顏乎。蓋翁今年  
亦八十矣。辨色而起。漏下三十刻。乃寢。東阡北陌。日四五復之。以  
爲常。間則樂琴書。玩魚鳥。蘭山桂水。屐齒必及。飲啖兼數人。雖精

集虛齋學古文

序 邵翁若壽序一

卷八

強少年不逮也。其于君何如。于君所稱數君子。復何如。余聞之心  
醉。因憶四十年以往。曾一見之。共杯酒。結殷勤之懽。於時兩俱茂  
齒而翁精明朗然。籠蓋人上。余退而發愧。自覺形穢。分手前期。闊  
焉。聞問不知。紫芝眉宇。今復何似。聞客言而笑。語揖讓。乃又歷歷  
在眼也。適會應生穀田來徵之。猶信穀田者。翁之女孫夫也。其言  
曰。仁者壽。以其靜也。而翁顧以動得之。余謂壽何常之有。太山壽  
矣。然而黃河亦壽。流水不腐。戶樞不蠹。善養生者。時時能經鳥申。  
動諸鬪節。以求難老。今使人日以其心與形爲死灰槁木之似。而  
燕燕居息。久之則筋爲肉。緩腠理。萎靡內鼓。不起背膺。相判而手  
足亦不相爲。球夫身其餘幾矣。如余今者是也。故曰水莫動則平。  
莫雜則清。鬱閉而不流。則亦不清。聞莊周之言。得養生焉。且夫翁

固靜者也。析義績文取世資。可如寄而以低心逐時。黽勉苦濫。因  
遂杜其德機。靜也。平居治家人產。不好與事際。亦不致求贏餘。去  
智與故。循天之理。靜也。靜以生動。變沃土之逸。而效瘠土之勞。武  
王之履銘曰。慎之勞。勞則富。而又銘其帶曰。慎戒必恭。恭則壽。翁  
則既兼之矣。顧視孫曾。吳臺鵲起。交通武達。勢挾飛鳴。而翁與令  
子州倅君。各以締皓衣冠。爲鄉先生祭酒。不導引而壽。奚惑焉。昔  
者香山爲九老之會。形于繪事。踵之者數矣。而文路公洛陽耆英  
尤著然。其中無年八十者。潞公爲同甲會。凡四人然。亦非年八十  
者。余與翁雖濯冠登仕。有謝古人而疑年。使年亦聿旣耄。倘追故  
事。似可借里閭諸君子學。邯鄲之步。而余以蒲柳秋零。未能施于  
松栢。故不敢復道。獨爲穀田誦詩香山詩云。何事共生壬子歲。老  
集虛齋學古文

鄧原若壽序二

卷八

于崔相及劉郎斯言也。則余以之。洛下張昌言詩云。莫因氣貌疑  
丹竈。自有光陰寄大椿。斯言也。則生之外太翁以之。

宗人維章兄八十壽序

吾宗老維章者家沙隄也而數來賦溪余弱而冠卽見之于聖源族伯許於是沙隄方葺譜維章持系本相校讎等上如下如髮有梳余每歎爲前輩有意人後十餘年余成進士歸謁墓至沙隄遍叩諸宗人黃髮垂髻例展新敬獨于維章如平生權其肌理色澤視之略不減始相見時也余固疑爲壽者相一行作吏時時從上公車者詢維章無恙暨歸而維章已七十矣善飯飲可一斗偶挾長君拱北過余武林寓齋疊論辨口欲制支於時維章不言壽亦不索子言爲壽而余已心諾之今年余賦溪有宗譜之役私念振葉尋根從沙隄始而問塗已經當以維章爲故老之訊適會拱北奉其父命來且言吾翁行開八十以杖杜之義欲得一言記之

集虛齋學古文

宗人維章壽序一

卷八

爲悼史余曰吾志也顧若翁其能自壽也又安藉余言爲今夫宗譜之作蘇氏所謂由譜而知其先以及其旁子弟以傳于後世蓋古人壽世之書也不屬則斷不牒則亂亂則辟諸人之一身首尾衝決張脈僂與因是爲附贅爲縣疣而潰敗不可收拾矣斷則氣脈不流關節不到是秦王之絕筋而號太子之尸歷也若是者皆非所以爲壽若翁之于譜可謂勤矣其承繩繩其積秩秩不惟本支百世如物在貫而縱之橫之絲來綫去靡不得其經緯蹊徑焉者血脈治也故不亂精神通也故不斷不亂而先王所爲上治下治旁治之統皆轉相屬以至于無窮夫無窮者壽也此豈區區爲壽一身計然而天下事固有執組于此而成文于彼者耶噫丁之言而得養生作五禽之戲以求難老志壹動氣如磁石鐵若

翁不言壽而所以壽者具是矣拱北幸持余言歸以語若翁其有  
祝三多備五福歌九如張馬首之綵而酌斗以祈者謹謝之勿與  
通也

集虛齋學古文

宗人維章壽序二

卷八



家從名卿五十壽序

吾賦溪從沙堤來數百年于此矣而莫世繫辨昭穆如賦鼻祖于汾隅如詩自土于沮漆趾趾不亂綴綴然不絕貫也而維章維俊兩兄尤劇往來初維章兄見余以其子拱北蓋始歸自滇雲而余謁尚書墓沙堤時維俊兄亦以其二子見曰名世曰名卿三人者皆克家子也然拱北名世好豪舉龍象蹴踏無拘畱泥潭間意名卿年方少嘽然終日少言而敢任人莫窺其際者余語維俊與爲狂狷何如中行此子也他日兄門當待此子而大維俊頗頷之人或笑而未信也日月前人忽忽成數十載兩兄各究于高年拱北遊方之外間效君平垂簾故事久之未有遇而名世腹憤軋軋則以太學生望望如鬲如息矣獨名卿猶健健舉立義爲的莫而集虛齋學古文

家從名卿壽序一

卷八

後發短衫壓手掉鞅舉場有子翼延能讀父書每朋試有司如周盤龍奉叔以兩騎縈攪數萬人中也乃復叩囊底智祖白圭治生東阡北陌廬落整頓理產倍增維俊兄在時撫名世遺孤鴈鳩平均分多共少內行淳備如此於是人頗歎余言爲驗而名卿須髯如戟年且五十矣禮稱五十服官政曹公言五十之年未名爲老名卿年甫及是縱錐末未見會當有穎脫而出時慎勿顧後有鵠起者輒思埋光鏗采請息肩以送餘齒也古云壯事老謀名卿以翼延當壯事而所謂老謀者非已孰當之且夫識時務者雋桀也今方事西南陲士有自贊平原者

天子命爲辦裝錢使得一當顏行名卿卽無事媒衒爲此而循次甲科萬不失一時來則爲之班仲升了不異人意也何妄自菲薄

爲吾老書生也好作書語嘗讀史至趙營平曰無踰于老臣者矣  
李藥師曰臣雖老尙堪一行心竊壯之顧此皆八九十歲時以今  
名卿年方之才強半耳姑置勿道而獨爲名卿誦詩采芑之篇曰  
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此非吾家事乎五十曰艾視稱元老者尙未  
艾也老當益壯矧乃未老可曰吾祖也吾不知乎壽域開矣瓊籩  
羽觴坐上客滿酌斗以祈不乏致語而余于宗盟禮先一飯獨取  
家人篋篋語陳之名卿試浮一大白當有熟視而自循其髮顧盼  
如馬伏波者

集虛齋學古文

家從名卿壽序二

卷八

流精采芑之篇曰  
習八代十意類以今  
十日兼觀于詩詞卷矣



族諸母王少君六十壽序

地道代有終也雖然有得代者有不得代者有不得代而不得不代者正位居體間以內惟東西之間以外惟左右之長衷善舞多多益辦故曰女知莫如婦設也不爲坤而爲兌上貳代舉或掣之肘矣下貳代履或曳之踵矣如是者則難旣已兌矣不幸而中不夫船一壺千金則又舉所爲兌而坤之風雨無鄉一埤益我所謂素未拊循駟市人而使之戰也如是者則難昔五袴今無襦牽蘿補屋瓶罄壘耻如是則又難甚矣族諸母王少君之淑也夫少君之侍執巾櫛于族父梅菴公也兌也來四年所而從宦桂管之墟蘇營踰十二年而梅菴公死官下又一年而從王太君牽白旄以反反未安席三年而王太君卒嗟夫旭燾營何等地也去家且萬集虛齋學古文

王少君壽序

卷八

里爲交州門戶歲楚之鑰實掌之漢新息侯埋銅柱著土中今尙隱起其卽路則淮南王安所云水道上下擊石而深林叢竹蝮虵蓋生近夏瘴熱歐泄霍亂病相屬也旣至則下潦上霧毒氣重蒸馬文淵謂仰視飛鳶跼跼墮水中者惡乃不啻也以一弱女子隨人作計出入瘴雲似墨中又再更死喪女贅長矣男禮大矣擾擾萬緒如蝟毛而起月沒星替少君亦安所相避而一錢尺帛又不得自爲政嫡長疑山有四方之志裝束單急觀裏常不得肉生而其季則陶朱公少子也兩劑將絕誰能止之嗟乎此所謂不得代者也而少君代之又幸其子思晦代之思晦蓋產桂管垂九齡而梅菴公遺棄世也當是時張仲產未減而少君見微而知清濁夜月機絲泣血相命思晦懷然以是克自負荷旣長而讀父書入右

學自曾大父以下九原窳窳獨肩之嘗隻身八千里跳閩海外爲  
兄疑山收召魂魄以歸家雖貧然門外多長者車轍笑容淥水爭  
以禮羅梅菴公奇偉傲儻入中之龍至今歎羨有後不遂忽諸者  
徒以有思晦在也凡此非少君孰成之而兒婦人口頗以兌爲少  
君諱余惟詩首關睢關雎言淑女也鄭氏謂三夫人以下助后妃  
供荇莖者則少君例也閨宮燕喜始稱壽母壽母者成風也抑又  
少君例也不以兌爲少君諱而後知少君之代有終也難知代有  
終也難而後少君之代有終也彌可貴少君今年六十矣思晦將  
何以爲壽昔鮑暉從容問其母桓少君曰太夫人寧復識挽鹿車  
時乎則曰不敢忘夫今之少君亦昔之少君也思晦眷韓鞠臚毋  
意亦將爲鹿車之請乎必大焉先冀嘗不昧斯語

集虛齋學古文

序 王少君壽序二

范鶴亭六十壽序

古詩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夫其懷千歲憂也。生年之所以不滿百也。日以冰炭置我腸。而形與影競走靡之。若熱則虧之。若月矣。憊憊久憂。卽謂之不死奚益。而况天固不假易乎。雖然人孰誕勸憂而卒不免于憂。何也。居心不淨。滑于俗見。見膏粱如荀伯子。則願之。見蟬冕如王仲寶。則願之。不知有大力者司之。而黽勉匍匐蹇人。上天夸父逐日。卽安得不憂與憂相接也。吾友范君鶴亭。質行儒也。好讀書。不齷齪治章句。而獨觀大略。嘗慨然慕識時務之俊傑人。亦以後來郝嘉賓待之。羔鴈成羣。戶外履滿。而君擇然後蹈。非其人弗自嘗。客京師。有言君子達官某者。某勢方張甚。而名爲下士。亦雅聞君名。撰書具幣。固以請君。則固以辭。言者固怪之。無何而達官敗矣。

集虛齋學古文

序 范鶴亭六十壽序一

卷八

憲皇帝之御極也。頓八紘以網天下士。吏自一命以上。皆得舉所知。時君遊濡江。而石友姚君璞存者。方牧無爲州。將以君名應。君謝曰。此千載一時也。顧母氏老矣。萬一藉君之靈。得捧毛義之檄。而道里遼遠。白雲在天。瞻望弗及。如之何。璞存歎息而止。嗟乎。人獨患無才耳。才獨患無時耳。資適逢世假之羽毛。藉合低頭就之。卽伯子膏粱。仲寶蟬冕。皆可次第曲肱而有。然而與人同樂。勢不得不與人同憂。緣情偃佚。六鑿相攘。內熱飲水。一日百戰。將欲解崧墮裘。以送餘齒。而狼則跋胡。狐則濡尾矣。君所爲不肯以凌霄之姿。作耳目近玩。而自署鶴亭者。此也。君今年六十矣。精神大于身。春秋佳日。興復不淺。經邛尋壑。勝具兼之。有疑年者。使君年。輒

曰先生欺予耳。君何以得此。夫君非每食必觀本草者也。非素服五石散以開滌神情也。又非作五禽之戲。動諸關節以求難老也。君何以得此。不願伯子之膏粱。則得此。不願仲寶之蟬冕。則得此。且夫晚食以當肉。無事以當貴。猶有肉與貴之見者存也。如君者。其視膏粱蟬冕。直蚊雀之過前。曾不芥帶。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如是。卽安得不浩浩焉。落落焉。其能自壽也。雖過此以往。年且滿百。形全神全。亦若是已矣。請書此以券之。

集虛齋學古文目錄

還淳方棻如文軒屬藁

同學諸先生闕定

男超然異渠開雕

孫男里井九校

卷之九

碑記

嵯縣崇祀貝子惠獻公神祠碑銘代

嚴州太守周公德政碑銘

温州府創建育嬰堂碑銘代

捐修將盈庫署碑銘爲兒子作

集虛齋學古文

目次一

卷九

傅溪方氏新建宗祠碑

應氏重新城西義塾記

應東白築室記

岷縣崇祀貝子惠獻公神祠碑銘代

岷爲越支縣而自錢唐浮西陵渡徑於越絕曹娥江而東必由是假道焉以達于臨海郡而後之東甌河浚登頓道狹多阻是爲東越之重蔽而居長維漢元封初樓船將軍出武林攻東越者蓋道此而東越發兵拒險使守武林者亦道此也

國初康熙十三年耿逆起閩越旣西陷衢之常山諸縣乘勢蹂東甌長木之標天台黃巖仙居以次淪寇域而震于其鄰實逼處岷岷多窮鄉篝火狐鳴往往與相應和於是乘城者以攻城告北道諸村保以焚掠告西道之貴門山又以剽奪告蠡壽焉人莫必其命當是時寧海將軍固山貝子聞章安警方董師往徇之而取漢樓船攻東越道道岷岷知狀則曰鼠子敢爾彼意大敵在前吾營集虛齋學古文

岷縣惠獻公神祠碑銘一

卷九

千鈞必不爲颶風發也法當出其不意且圖大者于細可姑縱邪以動卒一千隸參軍滿進貴方畧教募并指畫山川要害處命與郡守許洪助好爲之文武吏胥用命凡三與賊遇而殺其僞將五人降二人就擒者二人斬首七百餘級械資如山有吉語聞貝子喜曰寇可盪矣然禽困覆車慎勿與鬪力也令僞若退師者各取酒張坐飲而設樂以賀戰勝中酒則銜枚襲之是爲貴門之戰賊大首自邱恩章以下凡九十人率坐縛無一脫者駢斬以徇而眷其黨者二百餘根株難彌走伏路斷岷人少以首搶地望貝子遙築日更生更生伏惟貝子以華蓋之金枝擁上游之玉帳其薦功在閩越其籌勝在臨海在東甌烏巖之尾則狄武襄之奪崑崙也西山之屯則李長侍之扼洄曲也石塘之攻則鄧征西之維陰平



也維此岷邑道塗所經未遑信宿然而碑在人口于今不衰易不  
 云乎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以岷之蔽東越也瘴疠有疾  
 失時不治則並潰漏發五管指天彼且鳴張我且狼顧而帥之居  
 上流者支左誦右脩多力分八閩之期曠日持久魚則海釜燕乃  
 笑堂隸溺者濡豈應若此是故貝子之早計也雖以張睢陽蔽遮  
 江淮之功况之匪汰也今岷人離湯火七十年所矣其耆者如痛  
 定之恩當痛其少者以所聞述所傳聞雖豐碑桓楹已卓道左而  
 栖神蕭寺或匪憑倭循甘棠之憂舍謀庚桑之祖豈相方視吐以  
 諏以龜在呂東維厥既得卜屬功課程邪許自倍麗譙有門祭有  
 堂繹有祔納牲有庭左右俠配食有序明官齋廬品式具備頌曰  
 惠獻祠從厥謚也既告成事郡人士禮拜祠下仰棟棟而俯几筵  
 集虛齋學古文

岷縣惠獻公神祠碑銘二

卷九

念貝子以勞定國以死勤事既已銘書太常發蹤指示爰自岷始  
 尸而視之實應祭法而使金隄勿潰蟻穴其不惟岷之為抑稽陰  
 間千巖萬壑齊安堵焉郡人士其又敢忘賜傳有之公侯子孫必  
 復其始今制府膺

天子命為諸侯帥聞嶠江濤案典載彝昌黎碑曹成王所云王亦  
 有子處王之所者也此之謂不朽豈特世祿家之守宗祏而已嘆  
 仰之不足乃緒功狀于繫羊豕之石而綴以詩曰

聞為鳴鳴張厥嘴距趾我東甌以掎牖戶黑雲壓城赤標失據岷  
 小而偪墮三里霧西鄰北管奪釜中路我天威大師相遇米聚  
 山川塵知敵歎計定後戰以指畫壯特之角之三捷彌怒天慶貴  
 門覆諸山下矜甲坐縛吮塞蹊杜魚驚謹聲剌溪嶂浦甲子終矣





嚴州太守周公德政碑銘

今天子初改元廣求民莫引郎將于禁坐書刺史于屏風往往輟侍從爲二千石皆一時名選也而太史婁江周公適當吾郡正以率下和以飲人連歲政報最方維大臣稔公才全能鉅思有所用其未足者而會越州守缺遂以公名上

天子報俞可焉統如五鼓挽侯不來郡人士將計功稱伐磨一片石揭于道周大書特書之以圖不朽雖然不勝書也則姑言其有不朽者三嚴于浙右爲瘠郡宋守方回之言曰山居八田居二顧山則阻也岨也岨田唯收下收不及畝半鍾其在狹鄉或緣溪傍崖刀嵬一崩而阨溪一潰則石田矣地方旣稜地征如初民以是多扶持而去而屬邑之建爲甚率建之田其有籍無處所者項十

集虛齋學古文

嚴州太守德政碑一

卷九

七又半之有奇率建之地其入滯稜者頃三十有二又幾及頃有奇率建之山其頽爲谿爲谷者頃凡五又幾半之有奇其有荒不條者頃凡四又半之有奇率建之賦之例當減者以錢則四百三十八緡有奇米則六斛有奇而先是尹建者懼以負租課殿也懸募懇爲杓而實抑配之不足卽又佞寄之魯酒薄而邯鄲圍貫索者如牽羊而租卒不入自公下車乃治檄使契勘而遜他倅之廉幹者相以行高高下下穿幽透深屐齒無不及而公參之以驗伍之以合參久乃得實如右別白纖悉亟請于大府大府初難之而公鵠立不轉至于再至于三必得所請乃已桐之邑有所謂官抄秋租田者不知其所自而別爲科條倍常賦或徒以上甚者幾十之蓋嘗有爲言者前郡將重失歲額往反利鈍卒梏不行

天子居高聽卑從中下其事使相稽公使相以檄郡公曰某風志也于是問耆老咨故實既得其要領直減舊額三之二奉行一切如

詔書鳴鳩平均歌于國風矣而淳邑前直新安江江自百丈橋以東水漸湍悍怒則奔而北北爲隄以捍之輒復壞官亭民舍勢且復狽不獨苦行旅而已公行視故隄隄大抵石爲膚而沙腹之水嗽且嚙沙徙腹棖石則難膚立矣爲度其廣袤衡之得百有六尋二十分其衡之一以爲之仞三分其仞之一以爲之博計須二千七百緡以羨儉是不可支也力請監司如其數屬役賦功再浹月而竣事木榑石蓄更相脣齒隄則堅不可撼而水益南下居者行者咸按堵云古人每言興一利不如去一害然而倚伏要最彼此

集虛齋學古文

嚴州太守德政碑二

卷九

乘除害既去卽利興利果興則害去是故簡荒賦則流冗歸矣平地征則輸納勇矣厚水坊則風氣固矣政舉大綱則其他獄市之不擾苞苴之不行厯無民吠烏攫吏肉前史美談公則餘事復何足置齒牙聞然公初不動聲色爲之策閣據几拄笏看山暇則如柳儀曹敘蠻獠故事口講指畫進諸生而考其藝時亦卽事賦詩蓋其長衷善舞左縈而右拂乃如此宜乎大吏比吾郡于長沙謂地狹不足以回旋也雖然其若郡人士之思公者何昔者揚子論爲政曰思數男子畝婦人桑之謂思田畝荒杼軸空之謂數故曰名伯述職蔽蒞甘棠其思也夫敢以是爲公頌而郡故有思范亭范公異人也於公爲鄉先生亦嘗徒知越州矣追琢芳馨相爲對望異時

天子或開天章閣如宋世所以處范公者處公出入將相銘書于  
大常而考績用自郡始或亦有取于斯文公名範蓮字夢君雍正  
庚戌進士以翰林編修典乙卯黔中試踰歲出守郡凡五載而移  
越州郡人士旣碑之復系以詩銘曰

此羸者巖薄山而圯骨而肉之有賢刺史惟刺史多賢莫此邦先  
任昉徐蠡廣平樊川亦有清獻亦有務觀臨古而絕尤甲兵小范  
翼然其亭終古青青草間狐兔今不敢生吳趨之里我公嗣起輟  
承明之廬朱轡戾止湜湜其灘言言其山心激塞瀨節陵辱顏唯  
寂斯照唯靜斯妙水火不交關節不到民之瘠腴公之憐舒練塘  
可頌平賦可書民乃額手我父我母罔則九重終勿奪我有

天子曰谷孰匪烝黎函牛之鼎豈供烹雞有寇莫借有侯莫乞但  
集虛齋學古文

嚴州太守德政碑三

卷九

見鵲擁莫追隼疾我心則那乃嘯乃歌片石可語日三摩挲匪曰  
心寫庶得麤且范公亭畔以示來者

温州府初建育嬰堂碑

代

人之生而有父母也。天也。父母生之。而或不能。父母之天使。父母生之。而不能使。父母胥父母之。則生之路窮。於是先王教以轉相生。比使之保。間使之愛。鄙使之救。州使之調。當是時也。行有死人。尚或墮之。惡有墮焉。新生棄之路旁者。故曰大道之行人。不獨子其子。井里法壞。比閭州鄙之制。消轉相生者。又窮。而胥匡以生之責。乃歸之爲民父母者。而保之愛之。賙之救之。則育嬰堂以興。國朝旣建之。京邑廣渠門外。而天無私覆。奉

勅旨。下其法于方州。竊獨謂孤子之有養。與嬰兒之有育。類也。而育嬰難。何者。無父曰孤。不必無母也。人生十年曰幼。卽不盡十年。而或五六年。或七八年。尙可匍匐以就口實。故養之者。月令有常。

集虛齋學古文

温州府育嬰堂碑

卷九

饑門闕有委積。嬰兒甫出。慈母之懷。終日號哽。微特常餼委積。無所用之。卽有載稻與脂。若越旬踐而亦不能飽。也不能暖也。故曰難漏澤園。以哀死育嬰堂。以憐生類也。而有嬰堂難。何者。名曰漏澤。夫骨則以朽矣。吾取其地之荒而不治者。拚耻埋骼。使不爲鳥鳶食。則釋之矣。雖有後事。吾弗與知也。嬰兒絕其乳哺。立可餓殺。必求母以食之。而此食之之母。又必有以食之。且衣之。求則給之。人棄我取。後來益多。則此食之之母。與吾所以食之衣之。而給其求者。將愈往而不知所窮。故曰難。以其難而廢不舉。則不能之生。而生遂因以之生而死。而溺子女之風。且恬不知怪。夫溺子女者。非惡之也。愛之也。愛之欲其生。而計其後。而無以爲之。生則不如早絕之。方免身而一決不顧。傳有之子。旣生不免于水火。母之罪。

也。而況自母水之乎。然而彼固有大不忍于此者。而奪其情也。是故育嬰堂之設。仁術也。所謂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者也。浙東永嘉郡故無之。有之。自今郡守金君始。蓋先是郡數以溺女聞。守既爲厲禁。而又念不可尸說。莫如脩其本。以勝之。則惟是堂也。宜倡割清俸。費均露臺。永嘉上官令亦如之。爰及紳士暨諸吏商。繼至輻湊。算累千緡。爾乃行營高敞地。教護課功。成不啻素由門入之。爲四重析間。而計之。九十有三。堂序房寢。周而復匝。米鹽靡密。囊篋細碎。諸所爲子母計者。索焉皆獲也。而又歲各有輸擇。廉能者業而息之。以儲經費。于是呱呱之子。源源而來。歷歲踰時。籍之已千手指。而向之不字。厥子者。大變其俗。不復犯于有司。已事而竣。且狀諭余。且圖永久。余謂太守可以語政矣。昔陳仲弓爲大邱

集虛齋學古文

溫州府育嬰堂碑

卷九

長方捕劫賊。而道聞民有草間不起子者。先回車治之。謂盜殺財主。何如骨肉相殘。其言似暗大體。雖然。彼欲殺之。我欲活之。設我別無以活之。彼終不免于殺之。俾有依歸。則瞿然顧化古之治民者。必先養而後教。如有嬰堂其一端也。太守知之矣。抑天下事作始也。簡其畢也。必巨而不蚤爲之所。久久不足以更費。後將有視爲秦越人之肥瘠。而棄厥成勞者。爲言于

上。請做書院故事。舉巖廩之在官者。稍貸之商。而權其贏餘。以半爲斯堂。接絕贖乏之備。益不惟永嘉郡之爲。而郡亦與焉。自是以往。弗替引之古。所稱賈子買女者。今乃載

帝德之廣運。以保于無疆。可謂如天之福。而教之化民也。深于命。夫豈獨不自傷其類而已。苟有人心焉者。見子之食于他也。因感

生愧各念鞠子之哀而恩斯勤斯不煩官府則斯堂擔負亦可漸  
減而就輕也夫始以此碑懸記之而銘曰

有赤而毛謂他人母匪謂他人母母莫我有他人母何情惟

天子恭生生覃訏載路聞啼聲嬴負之如螟蛉舌永嘉郡東甌  
王國或生女子胥及溺太守曰嗟我實不德相煦以沫相濡濕眾  
母食之焉攸適乃減秩膳應者如堵乃賦徒庸作者邪許乃堂乃  
房乃門乃廡鞠謀保居千斛乳寘之隘巷不煩腓牛棄之堤下不  
煩妾收慶中誰乳無於菟者周道誰取無糜弧者弗字厥子氓之  
蚩蚩今在下風悲前所爲檀弓兩卷皆言物始不夷續而終浸怠  
以止何以終之告

天子權商之息字民之孤義以利和斂爲散儲用取其仇歸仍其

集虛齋學古文

温州府育嬰堂碑三

卷九

餘更萬萬古拜

聖謨風海可枯茲不枯

捐脩將盈庫署碑

爲見子超然作

自鹽筴興而歲所經入與天下地征相齒。亞浙水東西十一州。凡山林川澤邱陵墳衍原隰以及人民戶口之賦皆隸行省。舉成數蓋萬之以百計者三。而鹽筴領于轉運使。舟車什伯而陳之。歲幾及三之一。諸如闕市之征不逮也。夥頤沈沈實奏之庫。庫曰將盈。則所謂百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閘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者。蓋利出于海而卽以海名之。其義如是。於是設大使而建之署。不獨謹守筭鑰而已。闕石和鈞。顛若畫一。權之準之必身親之。使不爲州犁之上下。而一出焉一入焉。自經姦逮。俞忝傳著簿書以參牙相鉤。考計其劬勞。執掌不暇。寢飯者一月中十嘗六七。故雖碎曹狼局。

集虛齋學古文

將盈庫署碑一

卷九

國家不槩付之筐篋。吏往往取牧令之需。次斯土者。權充之。蓋以士人厲廉恥而尚其節。或不以此餽餼汗治署也。歲之庚申。超然以州別駕權浙中權場諸使。初試禾之批驗所。五稔報竣而會厚大使需替人。

天子俞大吏之請。遂移以寒員填闕焉。旣受事之署。觀室周寢環及四隅。喟然以歎。怪前此諸君子抑何太不自喜也。柳子記爲政者必有游息之物。高明之具。然後理達而事成。筦庫下士耳。故未及爲政也。而署廩庫之東偏。形束壤制必若闕臺珍館冠山俯池。以延客觀而繼之宴娛。是謂不宜且亦安所置之然。而君子攸寧。通乎上下。蓋寧則慮事也。豫執事也。恪以整。益精于勤。今斯署也。堂堊粗具。後有屋數楹。率皆本末撓弱頽爾而委。更衣無所。

凡研莫頓上漏下濕側出而穿以置器用則速蠹以儲版籍則速蠹以貯衣裳則速腐而人愁墊隘且有沈溺重脛之苦焉其何  
以事太史公平準書曰爲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爲姓號夫姓  
號則倉氏庾氏之屬也庫亦倉庾類也而平準則筭庫職也今其  
署乃若是且不能崇朝而姓號影響唯恐聞于人矣尚望其世  
世萬子孫毋變乎然而前後相禪苟過時日如燕之處堂者何也  
有老胥進曰固也官署歲脩例有公使錢而庫署獨無之勢使  
然無足怪者嗟夫歲修之無公使錢也格于例也以歲修之無公  
使錢而廢不歲脩則非格于例也非格于例而以例自解則雖例  
有公使錢吾未知其果以供歲脩否也公家之利知無不爲大抵  
有志者事竟成耳削衣貶食止餘法用慮材計庸不迫期會斷雕

集虛齋學古文

將盈庫署碑二

卷九

爲朴不樂葆大期于待風雨庇燥濕寒暑勿當公事各有寧宇而  
間可以容宴豆寄廬旅如是而已矣是亦何必有例斷而行之不  
程其力始戊辰八月朔日遷今已巳九月十日經營斷手歲計有  
餘以十爲率則八之皆賦新宮也仍舊賈者二而已然亦壁壘一  
變如楚浮圖之忽起東祠費凡百七十緡有奇質錢帖累之益寸  
許云雖然此不足道也昔者叔孫所館雖一日必葺其牆去之如  
始至况茲實官署吾日饘饘餽其口于是豈不亦廢隊是爲而區  
區掛齒牙間抑人有言賢者之興愚者之廢余不敢當賢者而懼  
後有愚者之廢且以無公使錢爲解也姑識其緣起伐石陷之壁  
而以諭後之人又爲之銘曰

古云天地萬物逆旅雖其逆旅物有攸處怪雨盲風莫蓋莫障一



昔之期東。西傍。徑矧。茲筦庫平。準均輸。以佐鹽官。豈伊遽。廬無一  
畝宮。有三間屋。側側力力。如跛而禿。拔來報往。忽若郵置。烏焚其  
巢。何與人事。曰無官錢。是亦官齋。一毛罕落。隸人是儕。乃塗乃墜  
匪刻匪雕。上有燕几。下有漏庖。屋牆持持。內外竝。竝簿書。期會嘯  
歌。偃仰裕蠹。則吝傾否。則喜爲官。爲私萬事。盡爾。後有作者。勿爭  
刀錐廢則舉之。視此刻詞。

集虛齋學古文

將盈庫署碑三  
研

傅溪方氏新建宗祠碑

古之治也上則統于君下則統于宗故曰君之宗之宗有五其一爲大宗其四爲小宗曰虎通德論云大宗率小宗小宗率羣弟凡五而人之親脩矣後世宗法不立諸如繼禰繼祖繼高曾既散無友紀而卽所謂百世不遷之宗亦不首其義往往取保姓氏之一人葆而祠之次則其新邑于此者自四閭爲族以上廬于中鄉典司宗祏而後死者昭穆祔之其事雖非古始然頗合于祭義所云聖人築爲宮室設爲宗祧教民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者則亦禮可義起之屬也是故後之君子嘗舉之不敢廢歟傅溪之方也自環山徙也宋寧宗時弦公始居之自是而下二十世枝葉峻茂其中行流散徙頗亦不常厥居而曰止曰時蓋至雷壽公始定至集虛齋學古文

方氏宗祠碑

卷九

明益公始繁至貫公始大文條武罔昆紳莘莘而孝義節烈時震發於其間江以南稱聞家云於是奉漢黟縣侯儲公爲太祖而以茲公之始遷者當大別之宗自明益公以還略用古者繼高繼曾繼祖禰之法析爲二復釐爲八經之綸之衡從其畝而直如引繩也宗定矣則謀所以棲魂魄者而荆爲祠諸孫善祖善祈善祉輩慨然曰是吾責也夫吾先大父士瑄公志焉未逮今敢不其承爾乃卽故絳謀新田相宅于族之東偏唯共而北者墨食卽得上則經營攻木之工內之鑿之攻石之工輶之斲之設色之工膏之滑之都計錢萬緡以上一不闕餘人經始于乾隆之庚申閱五年甲子而告成事有設廳有塾進之有堂埕由堂進之有寢翼堂寢之旁有序就寢而高下布之有祏神所依矣夾東西而垣有長巷西

夾之西爲副室則更衣具焉嗚呼何其給也吾聞奚斯頌魯曰作  
寢廟斯于考室云續祖妣祠之設也孝子之志也然而長沙地狹  
不足以回旋則難謀夫孔多是用不集則難垣墉塹茨斷度尋尺  
一切凌雜米鹽覆頭則足見納履或踵決也則又難今諸君子事  
不辟難功不謀衆永有一心遂能于前人圖功攸終也于是莫世  
繫於是書昭穆於是吉以事鬼神於是飲食以親宗族兄弟於是  
冠昏以成男女敦孝敬而厚人倫美教化而移風俗異時吾宗所  
稱居仁之里居德之鄉或庶幾焉此一役也可謂不膠者卓矣吾  
方氏得姓早而自黠侯以來世次乃頗可著故十九皆鼻祖侯侯  
之墓在吾淳而淳卽析歛之東鄉置也故淳歛之方于同姓爲近  
吾居淳之賦溪維桑與梓鐘磬同音爲祠有年矣草創未就而諸  
集虛齋學古文

方氏宗祠碑二

卷九

君子有志竟成也感愧交集爲書其麗牲之碑而歸以諭吾里

應氏重新城西義塾記

乾隆甲子之秋雨三日以往至七夕前二夕則海水羣飛蔽于天  
杭自歛東下所過人民廬舍皆絜絜隨水行已而忽若影靡時隱  
見鼃鼃窟中彌二晝夜乃始湍減稜生得其彷彿則城西應氏義  
塾僅有存者如江陵一柱觀云嗟夫是塾之成毀數矣自前代封  
御史公竊意爲古城書屋而塾始萌芽自朝明公爲川之原以印  
浦而塾始大作其顛末具前令戴氏記中銅駝荆棘鵲有巢而鳩  
居之并都養之田亦鬻餘子于是五世孫唯菴偕其子漪園以力  
復之歸于整頓方欲爲永承計而水厄又見告矣天抵天下事成  
毀相尋而成之難每不敵毀之易天津客館壞爲廐庫東觀學舍  
鞠爲園蔬國庠故廡墜爲老圃彼皆王公卿大夫權力十此然且  
集虛齋學古文

應氏重新城西義塾記一

卷九

不承權輿况河伯不仁卒黃血戰天也非人也傳云天之所壞  
不可支後有作者慮無不怠以止而絜趾于淵斗起匪漸其難視  
前時十之百之則將益怠以止然而應君星一方鳩僦功星一者  
唯菴文孫漪園之冢子也已于事而竣則視前記所云崇而爲堂  
者今加敞遠而爲房者今加靚翼而爲廊者今加舒重而爲樓者  
今加峻伉而爲門者今加壯凡而繩用周寢適偃靡不舉者副墨  
洛誦之子可以于然來矣余惟公無私之謂義割田以贍族人  
衣食而及其嫁娶凶葬命曰義田又曰義莊其財同費或三世或  
四世甚者九世則題之曰義門皆公也雖然猶不出乎宗也若乃  
循家有塾之制廣之而列屋閒居不惟族子弟之教而已凡願學  
者許造焉則尤公之大者是故子朱子義之嘗爲劉德華記之然

而劉氏建學不知成毀相尋何似其後人又何似而應氏乃有星  
一傳曰文王基之武王鑿之周公內之是塾也基之者朝明鑿之  
者唯菴漪園內之者星二而應氏羣從行且緣前人雅意損負郭  
之田增置廡給招致弟子則又并古之義田義莊勝事而兼之輒  
近世有是是不當題以義門耶今鄙庠遂序徧天下然而隅奧庫  
反庭廡下陋講誦之堂休宿之廡雨隳漭毀于常八九安得有如  
應氏世賢起而扶以大材助  
國家化民成俗之萬一者乎把筆記此爲三歎也

集虛齋學古文

應氏重新城西義塾記二

卷九

應東白築室記

嘗一胛肉知一鼎之調蓋類而可識也。君子于人。有識之而不必以類焉者。謝幼度之北伐也。人頗異論。惟郗超曰。必濟爲其使才。皆盡。雖履屐之間。皆得其任。以此推而必之。而桓宣武蒲博不得。則不爲劉尹。亦以此必其克蜀。夫提干兵入死地。非履屐之任也。三峽上。沔懸軍深入。非擣蒲。幾箇數着可了也。類之不推。若虎與鼠。然而嘉賓。宜長以此必之。而謝與桓。卒不負所期者。何也。管子云。不爲不可成。不求不可得。勢形懸絕。然莫不有可成可得之道焉。要之于所可。則大之小之。如物在貫。邑之應民。故多才。余交漪。閱交遊生。又交漪園子星。一大都抗浪。有意氣。最後交東白。濡弱謙下。心似現人。莫窺其際。然竊謂有大事當可屬。一旦有緩急。

集虛齋學古文

應東白築室記一

卷九

當足恃。遇亂。繇當可斬。無以知之。以作室知之。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小雅所歎也。三十年辛勤。以有此屋。廬昌黎所賦也。斯于考室。譚何容易。又况故創未息。如東白者。蓋其先人敝廬。嘗不戒于火矣。東白從昆明劫灰之餘。收合餘燼。將伯無助。以隻手還舊觀。方謂永有依歸。而一星未終。龍虬起陸。夜半舟壑。忽已移之。無何有之。鄉嗚呼。何其酷也。今夫人之舉事也。一鼓作氣。靡不有初。再則衰而竭矣。然且天之厄我。如不我克。死灰復燃。旋且溺之。公私赤立。落然無具。卽有志者。亦爲之邑邑。氣盡而東白不震不動。不言不辭。已而命工。則纏至輻湊。談笑抽取。閑階序。凡皆五倍其初見之者。莫知其所施爲也。則適適然驚然。而何驚之有。爲之子可成。求之于可得耳。整故可以暇寧。故可以遽。惟莫知。

所施爲也。故部署定而不類。築于道。謀謝之履。展桓之蒲。博同一  
關。振也。得其環中。以應無窮。緩急。聞有何大事。交手能亂者。故曰  
相馬以輿相士以居。爰曰不出戶知天下。丈夫屬有念事業。無窮  
年區區掃除一室。遂足畢。東白邪。此壺丘子所云見吾善者機也。  
方粲如書

集虛齋學古文

應東白築室記二

卷九



